

之叛臣女真小醜者譬之熊鼠得幽薊則潛窟壤得三閔則游基積累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閔者雖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寔在兵間也世宗常以千人之軍溺于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以敢一鏃未加者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無故而棄之荒裔小醜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石晉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于高陽遂使契丹得犯澶淵之役康保裔無高陽之叛則不勞真宗皇帝為澶淵之役矣高陽之勝敗猶係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之存亡耶廟堂之上肉食者宜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于天下城壁高固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語况又其帥獨知臣節前號河北四叛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三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征鎮孰為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關中之急不韋石晉之梁漢璋敗于高陽契丹遂得

犯鎮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
前為入京師之舉哉亦嘗屢北惟是張彥澤
杜仲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降于契丹而
中山李商者納契丹使契丹遂得京師成晉
出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全師中山
堅壁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敗于高陽
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 真宗皇帝
革輅親征而傅潛領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
一騎當斯之時遠近愚知無不憤疾潛者恥
與之俱生無幾何革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

斬 真宗特賜其首領竄斥之議甚鬱也至
今聞者擊指奮袂而起孰知 真宗皇帝聖
意有在也豈臣下所易窺哉蓋潛寔白首老
將耳目親接開運之禍變今坐擁十萬以全
中山以示怯于契丹勿擊堂之之陣勿當得
意之銳脫彼能至澶淵必不得渡河待其渡
河之後我出中山十萬蓄銳請戰之師一舉
而虜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填吾洪流而代吾
拂掃也哉彼以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復截其
歸路匹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 祖宗無失

刑 真宗豈得私傳潛也哉 真宗清淨垂
拱之君不惑群聽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
普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傳潛之不濟師
魏之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勢宜如何哉
惟我祖宗又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
國時介于趙魏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
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才至武西足以抗
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
是也 太祖太宗之時每歲防秋之兵全師
聚于定州真宗躬置禦戎之陣以鎮定高陽
諸路之兵並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番寇
遠近出兵建柵 仁宗謹是 祖宗之制積
粟則中山為多番兵則中山為重命帥則得
韓琦至今廟而祝之歲時嚴焉太原府劉氏
資有之 太祖皇帝未之克苗以待 太宗
皇帝特封 太宗為晉王逮晉王即 皇帝
位之四年親征克之于是有宋受天命明平
一天下萬國莫不知臣妾建今將二百年重
惟 太宗皇帝號令之所加鼙鼓之所及一
日削平唐末及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

摧枯拉朽諭于太原獨如此艰难何耶劉繼
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為之策侯霸崇之勇其
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生不輕去且復念曰
太原吾父母之世所有也吾家所以革晉為
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
晉而得之也遂以晉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
以奪朱氏之梁者晉得之也起初諸晉也其
上高祖太宗所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
以為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為齊者晉大
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寔謂受命于晉也

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
儼狁太子原也其後王師敗績于姜戎王乃
料民于太原是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
此也嗚呼太原之鎮可輕畀付哉重以太
宗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群臣誰可與
議者首詢之張暉曰曰戢兵待富庶而後為
謀繼詢之張永德曰太原兵少悍加以北虜
為援未可倉卒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
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难克之國周世
宗之伐至于老師 太祖破北虜于鴈門關

盡驅其人民居虎牢關以西雞巢穴尚存而
危國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宝
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德豈
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擐
甲胄曹彬郭進潘美等為之將先以進守石
嶺關禦北狄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其人民毀
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也况夫兩朝三帝二
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棄之乎或謂
唐自安史之後河北自非朝廷所有亦何害
乎為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

之然其據大河津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
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
路卒能號令鎮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
以兵論之河北之銳師固為三鎮而飛揚然
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
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弃太原而弃之
古未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矣而青
州盜賊久熾又未必如唐之重兵也邠寧之
兵彫殘于近歲未易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
之汴州 祖宗以重兵威天下百餘倍于唐

宣武之兵也 太宗時張洎為能言京師之
兵制出于秦漢上不特與唐室論也後來宜
不復開口措意于斯也奈何初變更于王安
石卒殲盡于童貫天下之勢墊矣惟 陛下
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
勢臣愚畧陳之矣臣前所謂無名而賜之者
請復言之大凡王者廟諱一嘖一笑不易以
假人不知比之三鎮于一嘖一笑孰重輕哉
謂此小醜為功則隋唐因突厥以有天下郭
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興復中國
矣安得人賜之田哉惟石敬瑭父事契丹假
其兵力以即帝位割弱燕以委契丹而趙魏
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遐陬荒絕疆
場不相接未嘗一日當中國之師也亦未嘗
一日聞中國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
但聞渤海者高麗之別種也女真者渤海之
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麗以臣
事契丹者也在 祖宗時嘗因高麗入貢而
困于契丹之三柵求救于淳化之初也其後
國家絕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真遂自絕于中

國逮熙寧初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真方狃于契丹不得與也奈何一旦逞亮謀傾奪契丹之國出其故君室其貨室而豺狼之心不能自己遂敢陸梁于中國耶在祖宗時嘗來寇我白沙寨掠官馬三匹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貢馬之使在京師遂命執之不得還曾無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首為謝女真之過遂詔還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誅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令法當如何哉議者曰柰其項兵城下

何謂責之曰唐廣德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至于代宗幸陝西而郭子儀帥師則土蕃望風遁去越三年僕固懷恩以土蕃回紇羗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代土蕃而難平豈有割土田以奉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小醜警惟陛下增修盛德岩廊之上必有長駕遠馭之術三鎮已復歸于戢方氏矣願惟踈遠小臣必待百官班駕之後乃得與昆蟲共慶也然雖臣犹將有所陳者唐杜牧之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

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羌慕其威信相勸
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為干櫓也規之言曰
力求猛敵不如清明日勤孫吳未若奉法皆
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于板楯蠻但選明能
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
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為師帥程
苞之明能者為州郡則三鎮之復為王土可
指日而期也然則邊境之臣自治之道也若
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不然尤見于變亂之
故猶之治兵也漢路溫舒常謂宣帝言之曰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吳晉有驕姬之難
而重耳以伯趙王不終諸呂作難而孝文為
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思永至
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閔梁一遠近
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察人情之所安而
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繼變
亂之後必有累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
也溫舒于是謂遠不及高帝近不及武帝可
謂知務矣及觀東方朔之對武帝化民不言
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 陛下繼變亂

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不在 仁宗于凡溫
舒之稱文帝寔為吾 仁宗而云耳優而論
之 仁宗于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畏翼之而
純矣漢文未必無愧也且文帝在位二十四
年逮其晚歲稍惑異端孰如 仁宗而相王
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其在
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勝稱數
也其用之未盡而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
馬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 陛下今日繼
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 仁宗時不開邊以

玩兵不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
以拒諫不予知以自蔽則何慮乎女真小醜
是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之時也
是謂洪範彞倫攸叙之時也倘或不然使梟
鳴嘉禾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
甫規張渙為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為相其中
則張遜段珪曹節等亮闞為之狼虎唐幸而
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為
相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亮闞為
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三困

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之時也。是謂洪範彞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迹出一轍也。如此其治也。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至愚不願國家以將為相也。昔賈誼痛哭于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痛哭于衰時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為陛下念之。臣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威如之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于天下。終以威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以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順人信之助。吉無不利也。大有之君于是乎得過惡揚善。順天休命也。如其惡者不過則善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也。耶。大有一變而為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剛健。繼之中正。歸之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于治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九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十四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壬子盡十八日甲寅

十六日壬子楊時上書論三鎮利害

臣竊謂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我祖宗之時者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賊臣要功為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

虜騎逼城備禦無素卑詞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計也臣固嘗論之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竊慮無有紀極破大名安成二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王曰秦之攻王倦而歸也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于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恐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扶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

于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
若猶未後則聲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
是舉也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
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
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
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
師之令廟筭不一屢行而屢反則士氣必惰
欲其成功難矣哉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
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有成
也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無惑群議則天下
幸甚

封氏紀年曰夫三鎮者趙魏韓晉之地是也
其為要害矣今一旦舉而與之中國何以奠
居三鎮失一宜非長驅而至我不能枝梧也
况三者俱失乎杜牧有言曰以天下觀河北
猶四肢四肢苟去吾不知其為人又曰山東
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由
此觀之三鎮何可妄弃乎明年太原遂陷京
城失守天下土崩可勝嘆哉

郭藥師以兵至磁州取寄收銀三十萬兩

初郭藥師為同知燕山府也乞夫降贍軍錢
朝廷以銀三十萬兩畀之至磁州時燕山已
陷藥師已叛乃以銀寄叔于磁州軍資庫金
人自京城講和而歸也到河北邏得斥堠遞
發視之乃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發往磁州令
封樁此銀不得支用藥師得之遂以兵至磁
州乃索此銀曰朝廷發往燕山應副我用者
知滋州趙將之辭以為無藥師出遞牒示之
將之不能隱藥師聲言不得銀則攻城取銀
將之惧以銀與之師乃退

粘罕兵據太行山瞰河津朝廷大駭乃命神師
道姚古出河東河北神師道加大尉河東河北
宣撫使駐軍滑州

門下敵王愾而有功既保干城之衛飾國典
以行賞敢忘鞶鼓之恩載惟元帥之謀允賴
武人之俊誕揚褒律敷告治朝檢校少師鎮
洮軍節度使河北宣諭使河南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四百戶實封一千三百戶神師道節
關一剛方侔字關一莊重勇有文略深而寡言
義匪辭唯奮不顧身而敢往慮無遺策度能

制命以有成嘗入處于樞庭比出提于戎乘
醜虜聞風而潛遁邊鎮傳檄而自堅然居安
慮危宜預蓄于閑暇而有備無患庶永保于
太寧載疇輿頌之公俾專朔部之寄肆頒寵
數昭示眷懷是用冠袂右階其外掌武之俊
張威外間具膺宣尉之榮術以爰田陪之圭
賦於戲充國自許蓋無踰于老臣陳平見知
遂盡護于諸將朕思有常德以立武事尔其
除戎器以戒不虞俾胡馬莫窺于長城而烽
火自滅于幽障往若予訓益壯乃猷可太尉

鎮洮軍節度使河北宣撫使加食邑五百戶
初粘罕既破忻州代州折可求以麟府兵劉
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金人遂圍
太原月餘不能下遼平陽府義勝軍以成叛
去攻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
至是澤州言粘罕次高平朝廷命統制官郝
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遂命
种師道為河北宣諭使以駐滑又議以姚古
援太原以种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
姚古加檢校少師河東路制置使總兵以援太

兵來勤王金人已
退朝廷雖以虜深
入不擊為失策然
不敢決策出戰乃
除姚古神師中制
置使副凡行移文
字出於樞密院者
則迫令破賊出於
三者者則令護出
境與之通從言師
中憲之朝廷以倉
部郎中黃鐸隨
軍應副錢糧錢
與河北都轉運使
張懿至磁州問守
成銀三千萬兩何
在知州趙將之答
曰郭藥師自京城
回軍駐軍城下
執都轉運使謀

取之矣慈欲動州
之錫勸免之
京都府示鋪戶依
舊開鋪
都大提舉京城
四監守使司
謀云契勘金人
過黃河中外民
已漸安貼訪聞
在京金銀物帛
質庫鋪戶尚懷
疑惑未肯依舊
開鋪妨阻商旅
交易須至出訪
各令復業開鋪
李綱遣人上太上
皇表居未

太原神師中河北路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
河間諸郡

初金人犯關神師中以秦鳳路經畧使率臣
言戎路履險因倍危逆之勤我師指期行致
蕩攘之効敢具陳其涸幅輒躬問于起居
伏念臣奮自單平驟膺獎擢屬羯胡入寇連
叛將心俱未曾是微才猥當任責臣于正月
二日以兵部侍郎蒙恩除尚書右丞奉 聖
旨差充行營使既預聞于桃政仍兼總于兵
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遣崔浩之破毛國

練兵選將廣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為堅
壁之計器械甚設樓櫓畢施于七日夜攻雲
澤門次攻通天安泰寺門縛筏渡濠持弓彊
努兩兵分集難越高墉雲梯已登悉皆摧裂
遂歛衆以却退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
灵泯存國体已曲從于好約復更定于誓言
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關二虜歸待命兵
戰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
前史以為聞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
深入知點虜之無謀募兵鼎來喜王師之益

衆士民生氣宗社乂安恭惟 道君皇帝睿
知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隱德已洽
于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寔通于穹昊臣
伏承 陛下儲精淵默養志晏閑從容吳越
之奧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俟四方之無侮表
二聖之重歡誓竭鶩軀少伸毫髮鳴鳶禹穴
遠瞻方外之遊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再上 上皇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為盛衰非徒人為殆亦天
數一昨金賊緣藥師叛既陷燕山浸窺河北

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相視而無封
疆之臣老将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乘桴
競浮駿騎長驅于中原勁兵直指于魏闕以
正月初七日逼遼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
以火舡鐵騎攻西水門守衛之具辦于倉卒
臣奉 皇帝旨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
于汴之中流殺獲數千人迨晚方息復以銳
兵攻酸枣門一帶犬羊之衆蜂屯蟻附渡濠
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晝
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因奉 皇帝旨將

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
敢死士焚藝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
獲級甚衆：兵乘城以強弩射之往：沒溺
障汴河水令歸城水勢漲溢自卯及午賊兵
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
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
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
蓋相望累日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鷓
鴉為好音化虎狼為善類不愛金幣務保要
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

賊方退舍埃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
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蠲減所須
之數戢旅而退夫復何言萬一有跋扈之憑
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畜進討神
人共憤天心助之洪惟 道君太上皇帝祇
適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孔子法
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賊守
不敢負霸紿以從艰難之秋冒虜政執誓將
肅清畿甸奉迎銜輿天心已明殞首何悔謹

錄奏聞謹奏

國子司業黃哲請失職之罪

朝散大夫國子司業黃哲奏臣等伏見二月五日有大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乘勢作闢上頌 聖訓丁寧臣等職司教道不能表率諸生雖前後屢行約束尚敢違戾難以備員學官見今待罪伏望特賜黜責候勅旨奉 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為自疑乃尔待罪可速安職仍曉諭諸生

初蔡懋李稅諭太學長貳屏出伏闕上書人等諸生以布衣之士敢劫持天子既而被黜往 欲拂袖者甚衆聞者莫不啞憤扼腕故黃哲待罪而有是指揮

吳敏劄子雪李邦彥罪狀

劄子曰二月初五日大學生上書聚衆既多遂槌破登聞鼓云軍民無忠義之心咸幸禍亂之變又言昔高歡在魏見禁軍焚領兵張彞宅朝廷畏其亂而不敢治歡遂散家財結士卒伯山東由此觀之國家不能脩政刑者奸人窺伺之資也古語曰投鼠忌器况天子

相乎李邦彥等諫 上皇罷不急之費又援
立聖明朝廷遣李鄴等往使大金終賴其力
但邦彥為人畏廟諱太過緩于事机及罷綱
師道遂有百姓指目蔡京王黼用事不值此
變而遭此非不幸又云願 陛下明詔解衆
惑使邦彥之為人稍白于天下然後復起邦
彥還其相位論者于是謂敏為邦彥黨矣
十七日癸丑神師道免宣撫使赴朝叅五日一
赴院簽書

先是朝廷差神師道充河北宣撫使駐兵滑
州又奏乞朝廷召天下軍馬屯駐大河防秋
朝廷初允其請行遣未旬日宰臣言萬一賊
兵不至則費用甚大遂已其請師道既知言
之不從奏以被疾乞免宣撫事朝廷遂如其
請令赴朝叅無時入奏五日一赴院簽書
十八日甲寅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秘書少監分
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

侍御史孫覲等臣寮上言伏見金人深入三
輔震擾 陛下總覽之初坐席未煖分遣使
臣捐弃金帛以為和戎之計中外之憤疾心

痛首以為結怨連禍之人未即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扶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廢弛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為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懷封駁之法寘典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群小充滿要途禁錮忠良悉為朋黨交通摯御竊美威柄鬻賣官爵貨賂公行盜用庫金奸賄狼籍閭門混濁父子詬爭廝役官為橫行媵妾封為大國欺君

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奸巨惡未有如京比者 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狀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相為唇齒失所憑依營護擁蔽既去復用而京偃然自謂羽翼已成根株盤固不可搖動凶焰益肆復出為惡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千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携離上下解體于是狄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矣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貶斥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

惡豈可獨貸况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
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欲以妖人王
仔息服錦袍鐵幘為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
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霧王黼
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誤
國固不容誅而結造邊患父子相為終始與
黼均為罪首公議籍之不決未可以已也且
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為三公者二人親執
政者三登人禁後者亡慮十數名園甲第借
擬宮_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尚懷糠

藪之恩顧京所蒙何以論報一聞邊陲有警
而京盡空數百萬治舟楫擁寶資一夕遁去
君父惛然坐圍城中無一人有同患難之思
掉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使京尚
在相位安知其不開邊賣國如馮道輩乎宰
相非其人果為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狄人
侵侮無所不至而京喜為奸言嫁怨飾非獨
使上皇負謗于天下衆論不容尤在于此
伏望陛下睿斷勅使追還早賜竄殛稍正
京父子誤國滔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

以雪 上皇晝昧之謗少紓四海生民忿懣
戚之不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奉 聖旨
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致
仕

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臣寮上言臣伏覩臣寮累有章疏論列童貫
罪惡法在誅夷 陛下仁慈過厚止從竄斥
者臣伏念法者天下之公也王者能任法而
不任情則天下服而信之如其威不能克愛
縱奸貸惡以撓天下之心天下之人將群起

而議之亂臣賊子亦無所顧忌矣按童貫刑
餘臭類本庸奴耳釋掃除之役廁征伐之事
浸緣恩倖竊據兵權幾二十餘年出則為宣
撫而不授制密院入則領密旨而外兼行宣
撫跋扈不臣隳壞法制師徒死事誣以逃亡
故賻贈不及而人情積怨屯戍逃遁許其改
刺故紀律不嚴而人易潰散詐為首級則不
憚于殺平民人廣占儲糧則不難于張虛數賞
罰出于私意威福至于下移銖計罪不可勝
言臣姑數其大者首倡交結金人共滅契丹

兆禍致寇其罪一也盧溝之役望風奔潰覆
師殺將其罪二也金人點集邊吏未告貫不
以聞其罪三也傳檄邊城不令出戰致金人
豕突遽至京師其罪四也出師河東聞賊南
來不為抗拒之計夙夜逃歸其罪五也至
上皇南巡貫乃自名扈從未嘗奏稟擁兵遽
去其罪六也陰募死士創置勝捷軍額厚其
資糧環列私第其罪七也堅甲利兵克滿其
家製造之工尚方弗及其罪八也城外陰藏
器甲糗糧金人宴獲資助馬忠提勤王之師

西來尚頗收其贏餘不知童貫畜此以待金
人手抑將有所用之其罪九也服食之侈上
擬乘輿嬪御之盛潛規宮禁其罪十也有十
大罪彰彰如此宰執依違無所啟白陛下
渡含容隱忍不早正明刑使之身首異處獨
不念金人南侵死亡係虜亡慮二十萬之冤
禍自誰兆乎伏望斷而行之少釋四海冤憤
之氣又上言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闡人用事
竊弄國柄典掌樞密挑發兵端結成邊患于
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掠京闕宗社之危迫若

綴旒 陛下赫然竄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衆議不厭以為首雉之人寔始重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罔上為術虛立城砦妄奏邊捷以為己功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問遺鬻賣官爵起躡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荐舉而輒改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團者有放廢田里不用甄收而擢登侍從者奸賄小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

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戶如市金幣宝玉充牣如山私家所藏多于府庫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徒冒犯矢石傷者金有帛之賜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用事一切廢革戰傷之卒秋毫無所得而歿者又誣以逃亡之罪軋沒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庖人廐卒守舍掃除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陝西之卒以為親兵號曰勝捷方戰征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為將帥每出

內帑金帛以濟軍須奄為已有而嚴立軍期
取償于州縣頭會箕歛不堪民命貪賂不法
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已中以危法使
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
作難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貫御
衆無法縱為貪暴悉斬平民以効首級于是
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
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為謀主始建平
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
州縣卒致生灵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

餘之人身為三公職在樞省攘貪不已遂封
王爵長惡不悛招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煽
赫威振天下產怨召亂浸成國唯陛下立
政之始大明誅賞以勸四方以貫負此大罪
何所逃于天地之間伏望 睿照躬發宸斷
稍正滔天之罪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
甚取進止奉 聖旨童貫授左衛上將軍致
仕

蔡攸責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臣僚上言臣竊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

朝不渝之盟結二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輔童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投荒之罰獨加王黼此群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見疏渠魁蔡京之罪乞賜竄殛今不復重陳仰瀆 睿听敢以貫攸之罪試舉其略為 陛下言之貫自閹尹喜為禍攸憑籍世祿濟以奸回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固已不勝誅矣方正師之北伐也貫為宣撫使攸宴副之提數十萬之師

小山堂鈔本

挫于殘破之虜淹留弥年卒買空城乃以恢復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入樞密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款虜使韓昉見貫攸于軍中卑辭祈哀願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匱竭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蔡京專政貫則與結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于本朝迨金人結好攸則招納叛寇反覆賣國締怨結禍使狄人因以藉口此又攸

貫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收
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又以剪除寇攘枉道
河朔而歸又慮衆人之議公肆誕謾凡第賞
千百人貫遂封為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
封燕國公此貫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
太原金人入塞貫宴促之攸見邊報警急貫
逃遁以還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於此
又攸貫之罪同也迨陛下踐祚之秋狄人
長驅驚震都邑貫攸一旦携持金帛舳艫相
銜盡空遠去使聖主獨處圍城中曾無同國

休戚之意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臣願陛下
奮揚威斷察其誤國罔上之罪天下之所共
弃并檢會前日論列蔡京章奏早正典刑以
為萬世賊臣之戒伏候 勅旨奉 聖旨蔡
攸責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附蔡攸劄子承通到告命伏蒙聖慈降授大
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臣已望
闕祇受即時解行宮使職訖臣輒有縷之之
私仰惟聰聽伏念臣屬以謀國無狀禦邊失
機因致煩言遂謫司敗重蒙聖造委曲保全

又降親詔令臣專一扈從 太上還闕臣已
在廢逐猶叨器使仰体德意敢不遵承今未
太上回銜既渡大江絕淮沂徒御所至安
行無虞兼今已過宿州前去京闕不遠奉迎
使副並至行宮臣罪戾之餘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撫躬自念進退維寧惟仰干 陛下使
得退伏田里偷生省己不當更預扈從之列
欲望 聖慈俯察危衷許臣依已降責命任
便居住重念臣久京近敗西京年老陸行衝
冒感疾如蒙矜允放臣前去省侍以全子職

小山堂鈔本

臣不勝迫切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九

小山堂鈔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十五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甲寅盡二十
二日戊午

十八日甲寅聶山論伏闕劄子

臣聞前日蔡懋李枕諭與大學長貳令屏去
伏闕上書陳東等諸生聞之莫不怨忿一學
多士咸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稅令根治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九

小山堂鈔本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十五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甲寅盡二十
二日戊午

十八日甲寅聶山論伏闕劄子

臣聞前日蔡懋李枕論與大學長貳令屏去
伏闕上書陳東等諸生聞之莫不怨忿一學
多士咸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枕令根治諸

生并伏闕百姓欲置于法臣聞之不勝惶駭
仰惟 陛下睿智之資君臨萬方士民以積
年不舒之怨憤乘隙相聚賊殺內侍指罵奸
党蓋恃 陛下仁聖必能與百姓雪去怨氣
而憇稅之徒恨其罵已而佐李綱驟欲除去
根株又稅宣言為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
綱故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怨
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蓋士民上書
不約而從之者數千萬人其言皆平昔公議
乃 陛下所急欲聞而奸人所甚惡也豈不

小山堂鈔本

有稟 上旨敢令開封伏其私意願 陛下
訪聞行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怨憤
奸人之手而忠言謹論日聞于九重寔宗社
萬世之幸也取進止奉 聖旨亟令改正
靖康錄曰初士庶伏闕上書 上為感動詔
嘉忠義然朝廷大臣惟邦彥稍自知咎其餘
如稅懋時雍輩不畏公論反以士庶為敵讎
覘其揚言曰彼時非糾率衆庶脅天子者乎
又曰若是則政出布衣不在朝廷矣何讒賊
之深而愈不戢也使吾借聽是言則伏闕之

士誠作亂耳非獻忠也且朝廷輔佐得人措天下于安平四夷在衽席咸保萬姓和悅庶人既無得而謗議士方詠歌之不暇尚安有伏闕者乎上皇播遷新君即政夷狄加兵魏闕蓋我宗社存亡之勢一障隔耳大臣有自私之蔽奸臣怙賣國之功群小漏視而喪師正人擠排而不用朝廷之大無一人為吾君言之故士庶伏闕獻宗論列宰相之非求復社稷之臣期于得請乃其時爾安得此言轉播人耳故敏雖于今心膂猶敷奏縷陳多

小山堂鈔本

至教百言榜之通衢以明邦彥無罪亦頗出正論布衣魏孝友大學正吳若上書辨論其失敏安得無失言焉既而梳懋乃論大學長貳黃哲黃唐傳令屏斥伏闕上書人長貳皇恐待罪尋得旨反有乃是忠義所激之語遂寢梳又呼時雍令根治大學生伏闕百姓欲置于法戶部尚書聶山俱織羅之獄與而忠義之士死乃密以聞于上曰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承隙相拉賊殺內臣詆罵奸党蓋恃陛下仁聖必能為百姓雪其怨氣而

懋旒時雍惡其罵已而依網輒欲痛鋤其根
 株又旒宣言曰伏闕之士其間有網故舊必
 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民蹄怨 陛下况
 士庶上書其言皆出于平昔之公論乃 陛
 下所急聞而奸臣所甚惡也豈可不稟 上
 旨自令開封快其私忿願速止絕庶幾忠義
 之人不死奸臣之手忠言謹論日聞九重宗
 廟社稷萬世之幸諸生以故得保首領山之
 力也然開封三衙猶榜大學門榜曰准殿前
司牒准內降
御寶批朝廷方大開言路之時應文武臣
士庶秀才等宜以忠嘉之言說建陳當用

小山堂鈔本

納親覽于其可否一之施行然有似此伏闕
上書為名者意在作亂之人仰三衙立便收
捉當行軍法奉御筆付王濬宗等適有學官
出榜如有似此之人斬訖奏聞
 吳若上書得罪長貳迎合其意乃屏陳東一
 學為之閔然既而朝廷即與改正又命聶山
 傳宣俾士安于學開封三衙揭示文榜亦即
 褫去盛哉 上以士之去就于國重輕不暫
 置于懷雖古明哲亦何以加然士方忻 聖
 訓嘉獎墨尚未乾而奸臣輒欲置于法雖身
 不罹禍而豺狼尚在故望 陛下然咸欲去恐不
 免也蓋君子孤立小人朋邪號令混淆是非

絲亂人君难于聽察莫甚于此時也祇一徐
處仁忠亮清敏屬望天下久矣近方以中書
起之猶未厭士論而言章三上以嘗為蔡京
門人當不可用矣京相 上皇二十年今廷
中諸臣孰非京引薦者若以是為嫌投置多
矣朝廷用人賢者用之不賢者去之于今旁
求天下如處仁之賢有幾處仁而不用誰復
可用問其諫官者誰乃邦彥締交謝克家也
君子小人猶冰炭之不相入信然

秀水閑居錄論士民伏闕曰靖康元年正月

小山堂鈔本

七日金虜至都城軍于城西十餘里既稱和
議十一日今上以康卹故相張邦昌副之出
寓虜營右丞李綱為親征行營使聚兵欲戰
二月朔遣將官姚平仲等夜劫虜營不捷次
日綱罷政五日大學生陳東率其徒數十人
拜伏端門之下獻書丐面綱且有人唱言道
路曰綱罷虜入城矣軍民稍集至午聚萬餘
人昇登聞鼓擊之中使朱拱之出宣問即殺
之宰執李邦彥等自禁中歸都省衆詢罵欲
毆皆奔避凡殺內臣三十餘亦劫數十家六

日以綱知樞密院事副樞耿南仲奏言率衆詣闕者乃綱使令輩數人宜下御史府根治不從虜既退上遣兵十餘萬援太原以綱為宣撫使固辭不行至以告身納榻前上怒甚事叵測簽書密院許翰與綱皆蔡京交党也翰執政綱頗有力密書杜郵二字以寄綱二即日承命遷延久之僅能渡河居覃懷去太原七百里遙制軍事多失機會大將神師中世家宿將黜其言不聽師潰神師中戰沒國兵自是不能復振矣綱竟罷去虜益無憚再

山堂鈔本

舉犯關二聖北狩嗚呼痛哉

諫議大夫唐重論奉迎上皇劄子

恭惟太上臨御二十有六年優游太平海內無一塵之驚比者倉皇南幸踐涉山川冒犯霜露憂勞甚矣陛下天資仁孝發于至誠拳々思慕之心未嘗須臾而忘今日和議已定王室無虞是宜以天下養也欲乞遣使奉表祇迎法駕涓日備禮導還京師上以副陛下孝治之誠下以慰在廷百辟之望取進止

又論和議用兵劄子

伏見孽虜敗盟侵犯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之勢難防棲櫓未免不集遣使涖盟捐金帛割土地飽其貪心以紓一時之急而徐蓄萬全之策則前日之和議為便然予之以金帛雖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予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必能弭其患谿壑之欲發乎無厭城下之盟未必可保憑凌近郊劫掠畿甸幸今宿將勁兵勤王畢集師律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之用武亦便盟約雖未可保也

小山堂鈔本

然我先敗則失信武備雖不可弛也然我先用兵則不祥為今日計莫若堅守和議駐兵堅壘觀釁而動使過不先然後為善和議之說既已施行用兵之策必有方略以臣愚料之不過檄三鎮使以死扞敵行反間以疑虜心合大兵以斷歸路其策莫過于此可用之河外而不可用之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可無虞若一不成萬有餘畏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聞疆場之吏告賊覓之將至倘或合謀以犯城闕豈

可決勝負于一擲耶若賊先敗盟則不得已
而用兵不得已而用兵則大將者當礪兵鏖
戰以敵王愾而保宗廟為大臣者不可不思
所以衛宸極而獲奎輿唯朝廷之上叶謀而
早蓄之寔天下之幸取進止

又論大臣請御筆劄子

臣近嘗論列比年以來大臣擅權密請御
筆公行奸謀致寇召禍寔原于此陛下臨
御之初當剷除宿弊以杜邪枉之門不可不
以是為戒臣愚正謂自蔡京秉國政童貫總

小山堂鈔本

兵權凡二十年專請御筆行其私意上欺人
主下欺同列開邊鄙之隙結中國之禍以致
金人侵犯中原致寇之因寔京貫之罪幸賴
陛下仁聖感格虜人歸心遣使和議已有
退期不意交兵城下墮虜計之中乃李綱專
行營之謀無經遠之略陰結將帥擅興干戈
僥倖成功旋至敗衄臣訪聞行營司官屬云
綱稱自有御筆指揮綱欺人以道責自為之
謀則善矣獨不為陛下計乎臣前來面奉
聖訓已有御筆指揮更令申明行下臣已

知陛下寢御筆之命決矣幸而虜人搜獲姚平仲奏報知吳兵之意不出于陛下服我信義不渝前盟且有休兵息民之期不然將臣覆軍謀臣誤國皆歸咎于陛下矣豈可復以口舌辨乎臣恐累端一開兵禍連結自是無寧歲矣雖食議者之肉恐不足以謝衆怨伏望陛下正綱罔上誤國之罪為貪功生事之戒庶以塞人之憤辭今後臣僚輒請御筆併乞陛下察其奸謀嚴加竄誦以為人臣不忠之戒伏望睿斷施行毋貽

小山堂鈔本

後患取進止

又論制置使王蕃逃遁劄子

臣伏見王蕃先任戶部侍郎乞往陝西等路募兵禦寇未啟行除延康殿學士充京畿兵馬制置使朝廷謂其陳禦戎之策特以是命之寵至渥而任至重矣自寇迫至近郊都城戒嚴已踰兩旬畿甸居民盡被劫掠蕃既不扞禦以衛王室乃擁卒旅護妻孥避寇逃遁為自全之計臣前具來劄子面奏乞根究蕃所在併臺官論列聞已降指揮令疾速發來

赴闕謹按蕃天資險詖公肆誕謾居喪污穢
冒哀求仕屢辱吏議按牘具存不忠不孝其
罪著聞難以殫舉今者專統制之權乃避賊
逃遁以法繩之是叛臣也正誤國之罪肆而
現之誅尚不足以謝衆怨今赴闕之命朝廷
必有以處之矣臣忝訪得王蕃部領兵馬約
二千餘衆過潁昌前去縱令兵徒劫奪所至
騷擾甚于寇賊居民奔逃正月十九日已宿
唐州二十日起發不知所之蕃避寇誤國臣
知其為叛臣矣若領兵越境而南臣不知蕃

小山堂集

之奸謀將何所畜也朝廷雖有指揮令發未
赴闕臣竊謂蕃之叛已不臣于陛下矣其
可召而至乎伏乞陛下早加睿斷免貽後
患取進止

沈瑄上書李綱乞明賞罰

書曰金人之強能強于符堅乎中國之弱果
弱于東晉乎向使似之尚當為淝上之一戰
而今者凡有要求無所不從一切唯命之取
何哉欲親王則以親王與之欲都尉則以都
尉與之至令欲宰相以為質則邦昌為少宰

而遣主議和而其為大宰者弗去也欲樞密
以劃地界則路允迪為責書而往主割地而
其為樞密者弗去也何待宰相樞密者厚而
親王都尉之薄也以至一走而為大資再往
而為兩府張大金之聲勢以脅朝廷則遷給
事割并三鎮之地以威國勢則除侍郎凡言
金人之兵少與用兵之策者皆怒而不聽夫
國之所以為國者正是非明賞罰是非不明
賞罰不正其能國乎瑄所以夙夜憤為國
家慮而不復仕者此也伏望樞密以道事君

小山堂鈔本

取天下之真才寔能而用之進君子退小人
正是非明賞罰使朝廷清明邊鄙寧靜時和
歲豐瑄雖在耿耿中受賜多矣憤激之淚言
不能盡伏幸察裁瑄至是日猶見范瓊等尚
未行自知言不能用恨用事之臣殊不為社
稷宗廟遠畝遂投劾致仕而歸

開封府出榜止絕內侍家論訴及彈壓百姓
榜云契勘近有亮惡之人遞相唱率群眾街
市歐擊內官及劫奪財物當所躬親擒捕將
首惡之人處斬訖自合追財捉党盡行依法

決配幸遇 聖恩務恤百姓出于無知輕犯
刑憲特賜赦宥及再下手詔丁寧安恤已經
赦息之人如更有內侍陳**無水**受理。聖
旨寬大百姓盡當体念仁厚之意相率改過
自新不得復有扇惑今來尚慮頑猾之人不
能溪体 仁聖愛民之心尚敢鼓唱群衆務
要作過仰同謀之人速赴本府陳告即支賞
錢二百貫特與免罪其有作過之人斬訖聞
奏的不容恕

十九日乙卯粘罕陷威勝軍知軍詹丕遠被殺

小山堂鈔本

粘罕圍太原未_下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
趨京師粘罕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関仰而嘆
曰関險如此而使_我過之南朝為無人也哉
至威勝軍權軍事李司錄者以軍獻之粘罕
忻然駐兵城外而趨隆德府

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榜更不召募効
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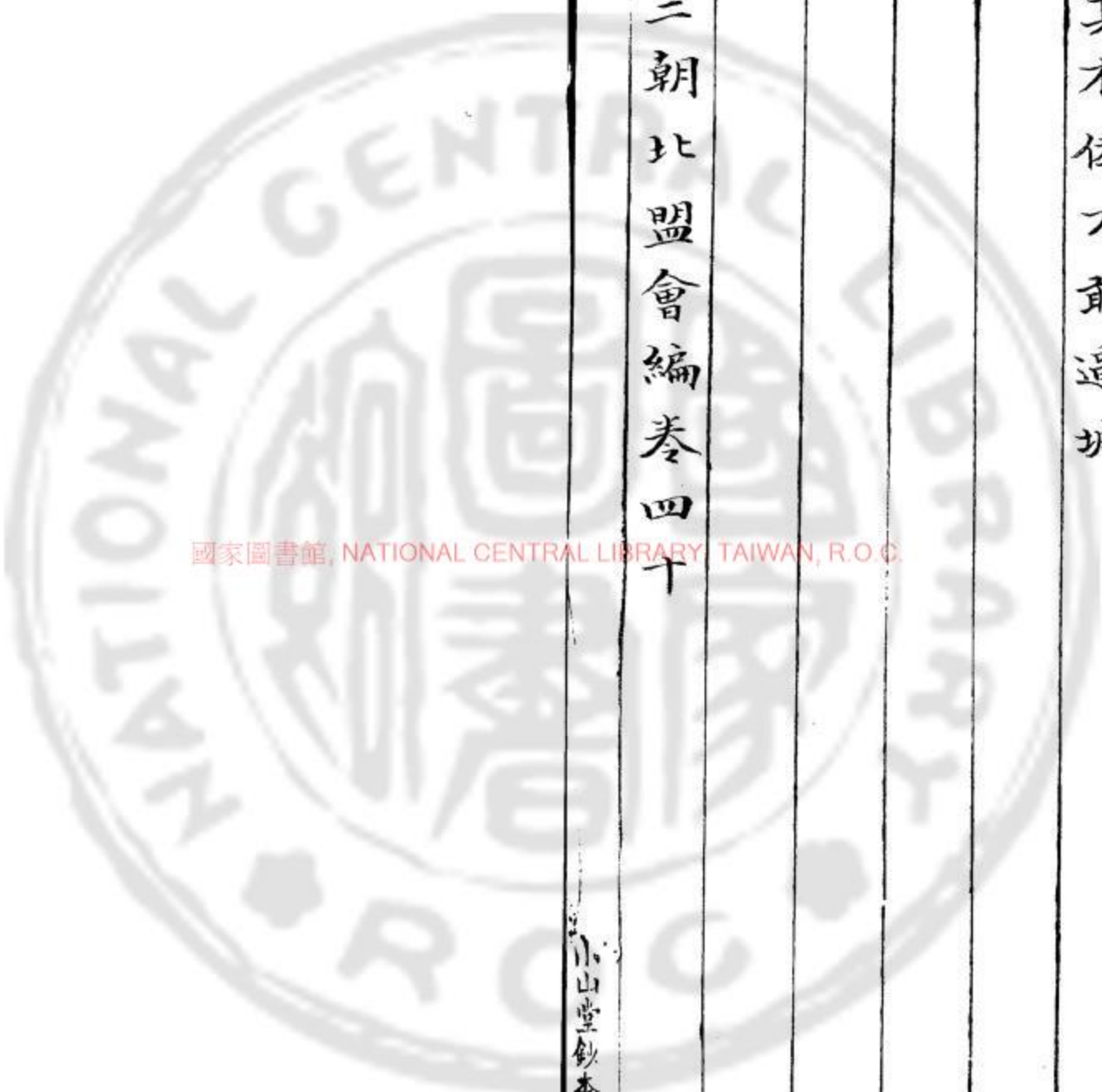
契勘本司近出榜召誘諸色軍人敢勇効用
等今來金人已退更不召募須至曉示

粘罕陷隆德府以燕人姚璠知府事

粘罕自威勝軍趨隆德府隆德無備守臣張
確憑城與戰敗二日而破張確同通判趙伯
臻皆被殺粘罕由漢兒姚瑋太師守隆德
二十二日戊午粘罕自隆德府南犯澤州界聞
其有備不敢逼城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

小山堂鈔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一之四十五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
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

第四十一卷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午盡
二十六日壬戌

第四十二卷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壬戌盡
三月三日己巳



第四十三卷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己巳盡十六日壬午

第四十四卷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癸未盡二十八日甲午

第四十五卷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丙申盡四月二十六日壬子

小山堂鈔本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一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十六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戊午盡二十六日壬戌

二十二日戊午大學生沈長卿上書言伏闕并李邦彥等

書曰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大學生沈長卿謹昧死再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觀自

古天下國家所以敗亂而不可救者始于人君賞罰之不明也蓋賞罰者人主之大柄古者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欲其合天下之公心不敢有異議而已舜之舉十六相也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八愷其竄四凶也天下之人謂之禱杌謂之驩饗夫八元愷禱杌驩饗非舜舉之也天下之人共舉之也非舜罰之也天下之人共罰之也聖人賞罰之柄如此漢唐之末時君世主昏暗不明刑罰之柄奪于權臣其所賞者未必有功

小山堂鈔本

也所罰者未必有罪也賞罰不明天下解體亂亡隨之如漢之哀平唐之懿僖此數君者未必如桀紂之暴亂酷虐惟其賞罰不公使忠義臣士銜恨而死是以至于滅亡尔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當取法于堯舜可也而比頒明詔前後或異若有姦邪罔上之臣乘擾攘之際亂陛下之聰明者臣少負耿介慕劉蕡賈誼之言得事君之節而小仲舒之論緩而不切憤然有意于劉賈臣請為陛下直言而不諱臣

聞二月初五日 陛下罷李綱右丞大學生
陳東等率士數百伏闕上書極言李綱忠義
李邦彥姦惡冀 陛下聰明睿斷罷邦彥而
相李綱以馭天下之論于時京城百姓群聚
闕廷不約而來者幾數萬人仰天推心祈哀
請命莫不欲李綱之相邦彥之罷也洎 陛
下遣使宣諭復綱舊職衆志遂定其後乘時
恃衆歐擊內侍蓋緣平居細民受虐之深積
怨之久今日戎虜擁兵困辱中國奪我玉帛
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故危疑之間

小山堂鈔本

發其痛以至于極非士人所教而為之也夫
舉數萬之衆不煩召而群聚帝閣若出一家
曾無異意者豈陳東一布衣寒士所能驅率
哉蓋其平日公論如此不勝其忠義憤激之
切訴于 陛下爾諂諛無知之人阿附邦彥
自植朋黨不問士庶所以伏闕者何心所言
于天子者何事中外憤駭里巷蕭然費舍一
室臣始聞之而驚中聞之而疑卒聞之而解
以為布衣書生以忠義被戮得與龍逢比干
並名書史乃萬世之榮然天子聰明仁聖今

日之事當自有以辯之必不惑于佞也其後
學官黃哲等待罪陛下親降聖旨朝廷方開
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
激尔等何為待罪宜速安戢曉諭諸生大學
之士仰觀 聖訓感激涕流如蒙異恩一謂
陛下好賢樂善之誠如此自今以往天下
忠言讜論日聞于九重必不至鉗口結舌如
前日也有君如此其恐負之稱誦未已詔墨
未乾 陛下復降御寶以諸生伏闕係赦前
已放罪更不根治今後如或不改復出鼓唱

小山堂鈔本

亂朝廷紀綱當議極刑又觀殿前司曉示備
載御寶以士庶有以伏闕上書為名者意在
作亂今後如更似此之人仰三衙收捉並從
軍法令王宗濂斬訖聞奏臣雖至愚心知前
日姦邪之人重以變亂之說惑 陛下者是
致 陛下德音終始反覆之如是也臣觀秦
始皇雄才大略英睿之主也一用趙高李斯
遂以為上古不足學三代為不足法盡取上
古之書而焚之當時天下之士有復于上者
皆以為妖言使御史按問其罪群聚而坑之

四百六十餘人是忠臣義士避坑而戮之禍
遁逃竄伏甘心于隴畝之間不敢以儒自名
其謀寔出于斯高始皇信之而不悟也天下
士既已盡去始皇于是內修宮室外事四夷
信惑神仙巡遊不息恣所欲為而無敢有言
是非陵夷致于二世不改始皇之業以致大
亂輟耕隴上之徒奮臂一呼天下響應禍在
焚書坑儒而已今姦邪之人欲罪伏闕之士
而 陛下得此名于後世所為捫心痛哭思
欲犯顏逆鱗以自踊于鼎鑊也夫人主所示

小山堂抄本

天下者賞罰也某人當誅必明其可誅之罪
功罪不明而妄與賞罰使天下歸怨則謂之
暴君可也 陛下如以前日之事為可赦不
識諸生以何罪而得 陛下之赦乎以後日
之犯為可誅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 陛下
之誅乎且既名之為忠義則不當罪之于刑
法既置之于刑法則不當名之以忠義二者
不可兩立也 陛下前詔既以士人為忠義
則後日以犯詔而誅者乃以忠義就刑也為
忠義者既不保其首領使不忠不義者 陛

下將何法以加之乎雖然作福作威人君之大柄則殺士之名臣為 陛下過有所惜者萬世之後恐 陛下有殺士之名臣恐自此天下四海忠義之士望風股慄且耕且釣不肯為 陛下用也臣又聞 陛下虛懷側席登用儒臣擢徐處仁唐恪等于閑散之地而置之輔佐至于范宗尹朱夢說劉寧止之徒盡蒙號召將以大用是 陛下欲盡求天下忠義之士也忠義之士聞詔未起 陛下罪言之名已聞于天下彼數人者敢再信于

陛下乎 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其間姦臣沮抑忠義之士以言獲罪致斥逐者固多矣然未有如今日之詔欲置敢言之士于極刑也而 陛下獨何忍為之乎臣聞古自賢人君子未嘗不欲其君用者惟其待之不以禮遇之不以誠是以懷鉉抱槩自甘于海濱壘穴而不出也人君惟盡禮而致之屈体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猶惧其不至况示以刑威欲致忠賢之士不亦難哉昔燕昭築黃金臺禮郭隗而四方之士莫不奔齊

小白禮九之術而四方之士莫不奔齊彼
區之霸者之材非有二帝三王之道德也徒
以禮賢士下故天下之士樂為之用臣願
陛下念臣之心察臣之言特降諭旨追改前
詔優加哀拂使天下之士不至于解體則
陛下可以得四海之心建長久之策而享萬
世無疆之休矣臣又觀前日宰相吳敏有為
李邦彥辯奸慝暴白功狀大書文榜揭之通
衢行道之人莫不唾笑臣聞邦彥自布衣時
不御名士檢放辟邪侈無所不為扶倡優于
酒肆逞顏色于庭闈其淫言媒語往往流傳
人間有不可聞者其後一時遭遇旋致顯位
而阿諛順旨偷合苟容坐視姦邪之臣開邊
致釁曾無一言規救人主此乃持祿養交冒
利忘恥之徒耳而敏方且以功狀揭之市朝
欺罔文法愚弄天下未有若此吁可恠也且
宰相天下之屬望任相不賢則天下之人得
以議者昔楊綰為相崔寬為之毀第現黎幹
為之滅騶從郭子儀為之徹聲樂當時公卿
大臣猶畏憚之如此今邦彥身為宰相而百

姓遮道慢罵甚于奴隸疾走省闈掩閉自遁
其為辱亦甚矣臣聞司馬光為相天下兒童
走隸亦皆稱頌使邦彥而果賢也則天下之
人當自知之當自服之何必因敏言而後明
哉就使如敏之言以為邦彥畏廟諱太過緩
于事机則邦彥亦不過蘇味道盧懷廟諱之
徒耳以輔庸主且猶不可况可以輔佐 陛
下成中興之治乎臣聞大學之論敏乃蔡京
父子上客密交奔走京門浸有年矣而邦彥
與敏如左右手也今所以曲為邦彥強辯者

正欲植黨自固邦彥去則敏不能以孤立原
敏之心本非為朝廷論宰相寔為身謀耳向
使 陛下不能獨斷而信敏之言復用邦彥
則姦臣浸貴事必有大于此者誠可為寒心
也臣現漢之元帝恭謹節儉當時號為賢者
之君而讒佞愚弄優柔不斷故孝宣之業少
衰而後世貶之蓋人君之患莫大于斯二者
願 陛下乾剛夬決天下之事斷自宸衷勿
奪于讒佞勿溺于優柔則萬世之後皆知
陛下為賢君矣豈特生靈社稷之幸哉臣為

此言臣之友生有為臣言曰子堂上有二親
家唯四壁糞盪大學苟為升斗之祿將以養
親而為狂直之言上以諫天子下以忤宰相
吾謂子無死所矣臣應之曰不然昔陽城為
國子司業召諸生誨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
忠與孝也僕生平所志在為忠與孝而忠孝
不能兩立苟全一節雖死無憾天子仁聖如
此而奸邪之人漸以侵漬使後世得以輕訾
吾君今不言將何以戴天而履地乎雖以此
受戮不犹愈乎今之生乎是以不避斧鉞直
書其事上干天聽雖蒙誅戮萬死無悔冒瀆
天威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二十四日庚申粘罕過澤州遊騎直至孔寨河
晉絳戒嚴

二十六日立戌大學正吳若上書言吳敏李邦
彥

二月二十六日大學正吳若誠皇誠恐頓首
頓首昧死獻言 皇帝陛下臣自正月以來
數貢封章仰干天聽不守愚分出位妄言加
之事迫情危辭語抗率雖受誅殛理所宜蒙

而待罪三旬威命不至臣知陛下遭艰危之會貪愚者之一得容庶人之謗議也雖然陛下有求言之名未有用言之實有進賢之志未有用賢之方臣稍惑之臣誠凡愚莫測聖志但私念今天下雖號乏才然百官有司識慮之過于臣者何可勝數尋臣前日之所謀實諸衆人之公論以揆始終之事變則陛下誠能令大臣去自私之蔽使踈遠者咸得竭其力參諸公論擇通知民情者繕守備于內善料虜計者持使節于外決不至虛

張夷狄之勢以恐朝廷愚弄攻守之謀以惑百姓如此之甚亦未必遽欲割地之請上貽祖宗之辱也又况號令混淆是非紛亂名器不廟諱賞罰無章群小漏洩而表師姦人賣國而射利遂使兵民發憤排闕以借誅戮之權朝廷有人寧使至此臣所以敢疑陛下無用言之實無任賢之方者謂是而已前悔何及未者尚可改畚而宰相吳敏方文飾姦言庇邪黨罪以惑陛下臣寔駭此臣恐士大夫方附吳敏之炎莫敢言者臣不顧身

為陛下別白言之夫踈賤孤陋姓名不達于朝廷莫如臣之鄙者未信而言至于四五不慮後患莫如臣之慙者有一于此豈能赴功名之會今賊退可以歸矣舍微祿耕舊立菽水養親臣之分也而犹徘徊顧戀不能忘言于陛下者豈非以陛下之憂勤可以飭蠱弊陛下之清廟諱可以遠姦回然則收拾人心訓齊戎旅恢復土疆雪祖宗之大恥不在陛下之時而何時耶聖君難逢志士難合臣寔歎此且臣攷祖宗之澤

規天入之心國家宜未有陵遲之禍然陛下即位于倉遑之中日不暇給然黜陟未明紀綱未振軍旅無律財粟無備賊本禍根尚存腰領而腹心之臣如吳敏者反附下罔上則陵遲之形見矣独在陛下卓然独断于此數之日內奮張威柄為如何耳何則前日擾攘朝廷或有過舉人必怒陛下初臨大政便履艰危大臣多誤國之餘左右皆苟全之黨陛下不得已循用之自然積弊未去若夫今日已後陛下可以一洗豺狼大莩

蕪穢百姓所以期望于 陛下者亦不淺矣
陛下如尚姑息舊奸蹈履前轍是猶漢成
帝不能奪王氏之權徒恠天變之多也故自
此政有疵類民必不怨 陛下一失民心內
外解體何以緝理 祖宗基業臣願 陛下
嘗膳攻苦深念于此也臣憂憤以來心志未
定言不能文其有利害事恭畫如後所貴乙
夜之規簡而易見伏惟 陛下少加察焉一
自古人主急于論相而于今尤為急宰相難
于稱位而于今尤為難臣竊聞 陛下之相

張邦昌特因其面折童貫爾夫童貫奴材罪
盈惡著面折其短誰不能之而 陛下以此
相邦昌則論相之術殆踈矣 陛下又相吳
敏夫張邦昌識器局促畏避保身決不能為
陛下整頓頽綱衆人往々能言之臣不暇
論至于吳敏才氣必不在張邦昌之下然士
論指為蔡攸死黨前日建請 上皇遜位及
蔡攸父子鈞探先旨計會吳敏為之奠敏立
朝庇其宗禍臣始未以為信及見吳敏救李
邦彥劄子則信不疑矣何以言之吳敏稱李

邦彥輔佐 上皇自前歲以來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徒救李邦彥乃救蔡攸張本也又言建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嗚呼敏謂四海不復有知識之士敢為此言以欺 陛下耶李邦彥登禁後入政府幾年矣攷其進身皆不以正見政出多門紀綱敗壞天怨人怒盜賊繁興而方竭四海之力起燕雲之師曾不能力諫不合而去乃方蔑棄典禮起復以妨賢路王黼用事邦彥在政府坐見土崩之勢已成晚乃結廟諱蔡攸罷黼就第審知不能独行其志可起復哉蔡攸首出燕雲論功受賞起登三事徐言不便與李邦彥情罪正同以此事君求脫誤國之刑未見其可至于敵兵壓境李邦彥不肯撫率京畿諸郡之民警曉禍福身冒矢石同致其死以捍長河乃包裹橐囊津送妻子諫 陛下為避逃之計不忠不智至此之極而欲以遣李鄴為功良可驚笑臣聞割地取賂金人本謀李鄴不能逆知其情折之以辯拒之以死但望塵設拜以邀

其歡輸款露誠以漏其機張皇過當以成其策李邦彥等軼懦亟令鄭望之之後繼往有敢捐身立異者例抑不遣行初二日之戰李邦彥聞敗而喜故兵民叩闕以泄其憤此乃陛下聖德感民之願効死以除國賊以昭祖宗之休而吳敏輒引元魏高歡事以劫群臣以動陛下是敏將為宰相而杜言路之兆也夫衛士聚黨焚張彞宅怒其私也故高歡知士有離心散財結士今兵民伏闕殺內侍欲歐宰相者欲戴陛下也雖使高歡復生民肯忘祖宗之澤乎陛下之聖而從之乎敏以此擠李綱神師道亦已過矣且陳氏貸粟高歡散財雖非人臣之所當為然使其君能修其政魏氏能撫其民田常高歡適為我用蕭何之得民曷嘗不為漢高之福陛下果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因此民怒可以作士氣因此民勇可以振兵威豈但恢復土疆抑可鞭笞夷狄此真中興之祥而吳敏憂之不知權者也古今事固有形同而情異者衛士聚黨奮其私怒誠不當縱前日兵民

叩閣第以用忠無術幾召亂耳如甚區區之意豈不可憐哉崇寧以來防民之口其潰如此使百姓因忠憤而有極刑者朝廷之人亦有責矣吳敏又引王輔之惡而又不及蔡京是輔逐敏而蔡攸召之之故也今日之禍王輔之罪當居蔡京次之童貫之竊兵柄蔡京寔縱之王輔特曲從上皇之欲取燕山耳當時王輔能諫則不為宰相臣未知宣和廷臣誰是不肯取宰相者王輔不為則今其無如王輔者乎吳敏能平心用刑立正蔡攸父子之罪民猶未弭其謗如顧私恩廢國法禍未息也且自崇寧以來縉紳非無才智之士例為蔡京父子童貫梁師成王輔所污者舊聞若徐處仁者號為勤儉公方然陛下召之而士論已誼其嘗以十事乞留蔡京矣攷其後來大槩徐處仁所長固不當以此廢之但士君子立身一敗不為清議所重決不能大有為于危疑之間者昔蘇軾有言君子未論其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誠有是理盡使張商英陳瓘今日立朝所為未必皆

是而士民不敢異辭使宣和舊臣秉政在廷
所為未必皆非而士民競先與謗 陛下以
此揆之則蓄相之術明矣又况 上皇還宮
凡為舊臣者皆有主辱臣死之責又有進退
首尾之嫌宰執之間措身何地願 陛下旁
求俊彥天既篤生 陛下聖德必不無一賢
相贊助也一道路籍籍皆言蔡京在 上皇
時有保護邦本之策 陛下不忘其恩欲全
宥之且欲用其子孫此正今日禍福之幾不
可不深論也蔡京父子濁亂天下為鬼為蜮

毀壞 祖宗基廟誰不欲食其肉者且其
父子克險而有姦人之才如復令在朝則正
人端士必不為 陛下用而輕論嗜利者附
之以進矣如此則民離心于下 陛下孤立
于上此西漢王氏之禍也 陛下之居儲貳
名位繫于天下聖德聞于天下百姓歸心神
明擁護雖有搖奪之變天人不從蔡京豈是
忠良但度勢有不可不敢異謀爾况蔡京兄
弟子孫享國厚祿誠有保護之言不為分外
凡為天下者不顧私恩丁公成漢祖者也漢

祖斬之知其姦也魏徵背唐太宗者也太宗親之知其忠也蔡京父子奉親伺上皇自結免戮之計非特不忠于陛下又不忠于上皇而崇寧之初首進逢迎之言熒惑上皇獲霜堅冰終至蒙塵之禍則陛下有義不戴天之讎今陛下將指姦為忠義棄讎不復匹夫且不為之况君天下者乎方危疑之時能傳位于陛下此自上皇之英斷祖宗之威靈吳玠既襲天之力以為己功濫據台鼎蔡京父子又欲倚此全宗亦害天下之公義矣願陛下蓄之臣聞人主所以礪世磨鈍者名器賞罰也緩急之際財帛或不足于克賞刀鋸或不足以徧刑尤當謹守名器以昭勸沮之方崇寧以來金紫飾輿臺公王寵闈官有志之士至以名器為辱陛下即位當焦手濡足以救此風而頃者愈甚奉使如李鄴鄭望之張皇敵勢賣國謀身皆列禁省出使而未有功悉光華榮顯並玷樞輔不知朝廷平日養人何所用之一有使令必先賞賜又進士雷觀等上書聞擢館職

蕩菟之獻言 陛下善而褒之亦榮于華袞
矣館戢可輕授哉 祖宗召試館戢之法抑
可棄乎 陛下亦知前日郎官有使不屈節
死虜廷者儒生有應募血戰塗草野者否使
忠魂有知必憤于此等賞矣又康王和我本
無他策徒以危疑之際毅然請行死辱受危
三旬于外勞則有矣何功之云今賞與太重
前此無聞他日張邦昌交地而歸又將待之
三公耶聖王作事動思可繼 陛下誠憐康
王出入待遇之恩時使頒錫之數超于諸王
亦足勸矣名器不可輕也臣願 陛下密諭
康王牢辭此賞 陛下從而許之君臣兩得
其美計之上也干冒 天威臣無任昧死云
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二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十七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壬戌盡三月三日己巳

吳若又以書貽中丞許翰

書曰若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愛人以姑息必進偷安之言愛人以德必進藥石之論近世公卿扶穿窬售身

者多矣既自售其身遂以此望人故稍聞辯
別是非者驚為村鄙况肯受人之盡言乎要
非卓然特立自拔于流俗之中者未可與進
藥石之論也竊聞中丞犬昔在禁掖以代言
不說隨獲罪復拜賊青瑣以救孫傳被黜氣
節如此必能受盡言矣若故願效其區區夫
主上新即位強寇犯城社稷震動賴祖宗
天地之靈僅免傾覆而承紀綱敗壞之餘人
材彫喪之後誤國之黨尚由廟堂賊民之官
犹克郡縣國勢委靡風俗陵夷士民顛獨
望一賢相出輔聖主以直道定國是以公論
進人材盡去亮邪大杖威柄廟諱惜名器平
用賞刑因民之怒以飭兵順民之欲以施政
嘗膽齧指雪上皇遜位之辱而吳敏乃首
以姦進附下罔上有模倣蔡京之志中丞知
之而未言耶抑不悞其心也崇寧以來臺諫
皆熟視姦邪蓄縮閉口及其敗露已正典刑
而彈章始至故雖有臺賊無救于亂独陳瓘
言蔡京于威權之先至今天下稱誦以為知
幾中丞平昔自負必不肯居陳瓘以下其早

察之吳敏建請 上皇遜位遂授門下侍郎
之除計其趨操豈復能自振士論喧噪因指
為蔡攸死黨謂蔡氏父子探 上皇旨意令
敏投隙為之庶幾敏在朝廷庇其宗禍或果
如此敏特人役也果可在其瞻之位乎然若
舊欽吳敏學問尚疑其徐有所處及見救李
邦彥劄子則始驚曰敏真謬用其心矣吳敏
先言軍人伏闕殺內侍歐宰相俱致高歡窺
魏之事此蓋欲以利害動人主而鉗天下之
口也次言李邦彥輔佐 上皇前歲罷易宰

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
非特曲救李邦彥乃救蔡攸也又言建遣李
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此蓋敏同主和
議自徼其功也卒言異時王黼姦惡而不及
蔡京此又蔡京成吳敏王黼逐之蔡攸召之
私也事皆不虛言庶可復昔胡后亂朝魏
政不競故衛士以私憤焚殺張彞之家非為
國也高歡畜馬積財本有異志因此結士無
忌憚之心至如前日軍民殺內侍歐宰相豈
聞有私怨乎欣戴主上之德欲除國賊張朝

威耳雖使高歡復生知民之未忘宋也而姦
心自沮何窺伺之敢哉吳敏以此劫群下志
必有所在矣初上皇之相蔡京也京首立
上書朋黨之法竄逐義士由此遂成壅蔽之
風前日伏闕之士乃二十餘年防民之甚奔
潰如此今人主即位之初吳敏當陳人心可
畏使人主瞿然知覆舟馭馬之戒而首用高
歡事動之此語一入言路塞矣杜牧賦秦阿
房宮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夫軍民
敢言如前日乃中興之祥萬一壅之使至于
敢怒而已則彼袒臂大呼者豈復于闕下哉
某嘗聞上皇時有爭得失執憲度者輒批
曰五代跋扈君弱臣強之風故雖有資育之
勇者莫敢犯雷霆之怒今有使臣下避高歡
之禍則朱雲王章復作亦不肯詣闕獻言矣
吳敏此言不知宰相之体也凡為宰相者舉
措慰天下之望百姓將以手加額未聞蕭曹
邴魏房杜姚宋俱人歐擊于闕庭之下也至
于李邦彥在王黼時似有士譽然身居政府
知燕雲之事必敗而持祿容身總執親喪遽

聞起復果以天下一日不可無李邦彥乎則力諫窮兵自焚之灾稍申棄親事君之義何乃深穴狡兔之窟潛為鬼蜮之謀結蔡攸罷王黼身取宰相而蔡京復出蔡京乱常犹儼然不慚略飾要君之辭終無避責之寔其為患失與王黼何殊而欲以罷黼為功是犹蔡京諫取燕雲蔡攸身為統帥父欲免誘于後子欲邀功于前人臣寧愚不識机陷于王黼之党罪則罪爾至于心知不可意乃饜名首鼠妖狐愚弄天下雖有刀鋸豈能盡刑若夫

李鄴使虜兒童笑之虛張敵勢震動朝野使大臣膽落兵將氣消坐視長驅寸草不結且聞貪生邀地虜人本謀李鄴粗有識知自可拆之以計而乃賣國謀身與敵為市及李稅一出表魂失言鄭望之輩又索高價于本朝輸忠款于異域吳敏既在樞府諒無籍口于將來遂指李邦彥為有援于事机指李鄴為有功于國其與范蠡請會稽之罪舅犯數從亡之愆識趣亦不等矣若夫王黼姦惡难追刑誅然比蔡京十無四五童貫之能竊兵柄

蔡京宴繼之方童貫之惑 上皇面幽薊豈
由王黼：特欲分奇功取宰相耳蔡京果憂
國者何不死爭耶今吳敏用刑不平公論未
允中丞犬如謂某言過當則請以吳敏召用
人材觀之葉夢得棄于人倫遽典名郡又當
過闕陸藻貪污有素起守南門人主新即政
之時召用一人四海拭目而敏乃先此二人
何哉聞敏與葉夢得深交知其無罪夫百姓
不可家至戶曉夢得之說四海具聞蔡條召
之上皇且以為害風教矣不知吳敏何以
白之于天下如曰流俗謗議不足恤違公論
而用之則夢得之私恩歸于吳敏百姓之謗
囂歸于主上矣十餘年未竭人膏血破人骨
肉箕歛星奔盜賊蝟奮使民父食其子夫賣
其妻四海豈復有願戴之心哉獨以主上之
居春宮仁儉清修繫天下望至倉卒之變
上皇知能傳位遂舍社稷吳敏不深念此又
欲令主上抑人心違公論弃人之望而不用
舍罪之魁而不誅指高歡以動群臣戒元魏
而防民口萬一使主上結怨于民中興之功

不亦難乎某嘗論 上皇大臣皆有主辱臣
死之責不當在庭而吳敏之後不當作相何
則援立之功如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
帝乃當秉政不辭至于今日 上皇還宮以
就孝養吳敏等自有進退顧避之嫌群下易
以生間昔房瑄但一為肅忠送室冊尔身當
親任賀蘭進明遂得疑之瑄雖不長于兵然
陳陶斜之禍未必不以上下疑阻而致敗也
昔周武用文王之呂望漢惠用高祖之蕭曹
因民之心遂成大業至于漢宣帝心疑霍光
而亟用魏相唐太宗欲誅裴寂而親信魏徵
用舍之宜固自有理中丞丈其為國家審思
之亦所以忠于吳敏也某又聞中丞丈與吳
敏厚果尔敏不罷中丞不當居戢蓋聞蔡京
王黼之相也開封臺諫徧置腹心說者曰欲
逐則臺諫為擊之欲罪則開封府為鍛鍊之
此蔡京王黼所以權傾天下而 上皇不悟
也今吳敏不必能至此但中丞丈善自為謀
可也中丞丈如無歉于心不避此戢亟言吳
敏乃可免謗于天下耳

吳若字秀海相州人。以上舍釋褐。官修武郎。文學優贍。議論慷慨。娶張邦昌姝女。常勸邦昌諫。上皇花石事。邦昌不聽。乃言于邦昌之妻。駭然曰。吳郎風邪。何忽如此。除大學正。上書謂敏之。救邦彥。乃是救蔡攸。其端可見矣。書聞人。傳觀上。不欲拂。邦彥吳敏之意。故斥吳若與合入。差遣。即日出城。若欣然而去。頗為士林所惜。粘罕過澤州。逢奉使路允迪等。言城下講和已割三鎮。乃還太原。

粘罕還太原于城外舊城築而居之。號曰元帥府。盡陷屬縣。運芻粟為久居之計。

御史中丞許翰上書論決戰有五利。

臣伏見金狄退師以來。朝廷縉紳上恬下嬉。幸于無事。恃以為安。而臣竊竊終夜不寐。方以為憂夫。以夷狄之性貪婪無厭。而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飛塵入宮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土地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復召。知能之士不可復畚。

萬世之變可勝言哉今聞姚古引兵已次國
郊竊謂陛下可以一闡外之事制于將帥
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
不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
不勝則北阮并陞西斷大行內守大河國固
無患虜以殘弊將歸之兵力不能復取三鎮
故我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虜欲
既盈將驕卒懈時益暄熱人馬喘汗以我方
銳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我衆彼寡以十
當一反顧者誅旋踵者斬使威令既必則敗
弱者奮况于關陝百戰之士外誘于金繒而
內激于憤恥破賊必矣此可以決戰三也神
師道持重名將今雖老疾智略足恃議者見
其未納若無策畫此蓋不以口擊賊者昔趙
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
趙師宋文帝在江左聞王玄謨論兵飄有
伊洛間意及使之將望風奔潰聞師道自少
沉毅蓋其天姿介胃之士瞋目詔難自古而
然未可遂疑况今濟以姚古必能相與立功
此可決戰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

三軍人之思為國死以滌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陛下之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虜勢虛唱恐劫苟安目前為患萬世其意亦無他不過謂戰不勝則咎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盛秋胡虜復來則必諉曰國家事狄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姦回自营孰便于此非復有為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却顧無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現大計如何耳議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動小衄以謂王師不可復用傳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願陛下斷之而已又上書

臣伏見王師既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蓋未有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不一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神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寃為和為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祖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為一代之英雄

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挫而愈勵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于中此其所以為英雄者也 陛下決和議則臣欲 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覆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勢之已斷兩河之地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汴不可都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為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丘墟遂陷胡貊後世有王導謝安才則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杯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為流涕 陛下永念方未之艱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尤不得已何者擇禍若莫輕也或者以為 太祖即位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為不侔矣 太祖生長兵間非若 陛下繼体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而以太祖為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 陛下欲決戰與和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

前奏矣今使虜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屯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却專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為和議苟取目前之事雖然亦未可必也臣聞西北之民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為虜則南向作賊死為中原鬼使三鎮之衆發憤怨懟人為寇攘非小變也姑息目前亦未易保况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稅駕自古用兵必有

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琅六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計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即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與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衆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神師道

為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劫寨之法不用大
兵當少擾之使自蹂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橫
入江河中此利誘使戰不利以兵入寇也臣
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在不用老将
而用驍將勇不恃謀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
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
冬復來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
役亦不窮追而與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
之策同而成敗之功效異者何也開運之時
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虜後來景德之間
中國正強受之以和故虜遂定今議者不鑒
開運縱敵之患欲為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
知時矣 陛下為以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
數年虜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推之夫國
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
臣章使有司定議詔曰是事甚大可令三省
樞密院議取長策以付諸將

改金字牌

入內內侍省狀此因金人入寇截攔邊角內
有御前金字牌子竊慮倣倣製造欲將舊法

御前劄子等不得入鋪朱紅金字牌子改用
黃漆朱紅字牌子奉 聖旨依奏
誅梁方平

臣寮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
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血棄河不守灌望風
而遁今灌以重傷死于牖下而方平未正典
刑奉 聖旨依軍法

初金人在城下梁方平守京師西壁方平命
軍士矢無虛發候賊近則射之百姓以為方
平叛率衆数千喧囂執方平開封府囚之謂

方平家藏金人乃入其家般其家賞官司斬
首亂者數人乃定至是李綱建議請誅方平
遂斬于市

靖康前錄曰是日收梁方平械送開封府治
不守河之罪斬于茅座橋

二十九日乙丑李邦彥乞持服依奏

三月一日丁卯朔賞功詔書

詔曰朕初歷服適遭艱難賴天之靈敵人悔
禍永惟士大夫擐甲冒矢石捍寇勤王卒
用有就朕甚嘉之夫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

堯舜不能化天下朕操威福之柄馭賞罰之
權不愛高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速具
等第立功將士之名未上毋以愛憎為高下
務在必當庶幾賞不踰時感勵思奮協勗康
功今後非有軍功戰功寔有勞績之人外並
無恩倖非泛轉官賞賜播告遠近明知朕意
二日戊辰詔德安府進士張柄大學生雷觀上
書論事可嘉並與同進士出身補迪功郎除秘
書正字

詰詞朕初定丕祚務廣聽納庶未異同之論
以滌壅蔽之奸雖布衣之士一言之善亦兼
收並取而不遺况尔等器識之美術業之富
剡牘未上文義燦然肆加哀渥以就官使夫
博士師儒職也爾自諸生遂陞此選其亦榮
矣得之非難持之惟難往祇朕訓以克有終
可依前件

靖康前錄曰上自即位以來芻蕘之言封章
日不下數十函乙夜觀覽未嘗稍厭有一善
未嘗不知之未嘗不行與大臣議論嘗輒
食吐哺前席咨訪陟自宮東時從宮中服御

器四與夫府庫之積聞兼輜重共不及百擔而曷書居其半幃帳無文繡之麗几榻無丹漆之飾規為素樸德政未有月餘開革弊政凡一百五事收其贏資與其羨卒足食足兵故攘却夷狄而歛不及于天下皆廟諱乃儉德之所致非矯拂所能為也大賊如王黼梁師成李邦彥譚稹或竄或殛至是蔡京父子童貫朱勳又皆正其罪斬方平等後之頌軍逗遛而歸者何灌遂與方平等雖死不赦奪及其子孫起唐恪為樞密許翰為中丞供

職姚古神師道師中為制置使馮澥何栗陳過庭梅執禮皆被召徐處仁尤為上心眷之俟其至虛上宰未除輿論快然太平之期跂踵可待三月二日大學生雷觀張柄以二月五日上書合旨賜進士第試觀二子之書論事各得陳東十一而已東以免戮為幸而二子榮遇如此使金人不屈而死如郎官傅察者不聞褒崇盡言極諫忠衛社稷不諛君父不附宰執如吳若者反見斥逐天下事出人意外舉不可以逆料也

三日己巳太宰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

門下難進易退允高子之風崇舊優賢宴重
朝廷之休眷予元弼為國良臣用舍雖繫于
時始終且篤其義誕敷明命敷告治朝光祿
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智沉而識精
氣博而用遠蚤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
政概天下宴受其賜嘉有功于社稷俾正位
于台衡丙吉有聲聲執擅邊書之備王商多質
有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真祠之

逸陞華秘殿庶尚便于諮詢陪賦爰田用昭
宣于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
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
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依前光祿
大夫加食邑七百戶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山堂影印本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三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十一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己巳盡十六日
壬午

中書侍郎徐處仁太宰兼門下侍郎

門下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更張于初載蓋畱任于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

徐處仁秉心疆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
薛宣之方略材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尚
猷黃髮之詢宴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
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
八百國當謹守千輿菑漢制二千條期盡遵
于軌迹欲與聖統無踰近臣庸登左揆之崇
兼列東臺之侍並增爵秩昭示寵光於戲多
艰以與在強勉而行道無為而治期垂拱以
仰成其蹈古人之為毋負天下之譽可特授
通議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

唐恪中書侍郎翰林學士何臬守尚書右丞耿
南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梅執禮翰林院學士陳過庭御史中丞簽書樞
密院事尚書右丞李栻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
京鴻慶宮

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靖康前錄曰前此遣使臣追虛中本欲治脫
身之罪是日晚金使入城耒和議正乏人奉
使乃令虛中行初至賊營與郭藥師相視而
笑講燕中舊好故也使回欲以兩府指畫地

界政府皇恐之甚虛中因此為樞密使再往
談說令以次官行乃以學士秦檜借禮部侍
郎往河間程瑀借戶部侍郎往真定路允迪
往太原沈晦借給事中責誓書入國虛中還
朝不自引咎扶奉使之功洋然甚有德色
尋以言出之青社當時三鎮割地之詔及晦
所責誓書其間有云虛中辭也

五日辛未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
司南京隨州居住

臣僚上言臣聞賞罰國之大柄人君所以馭
群臣定國是立主威蓋功同賞異則賞不足
以示勸罪同罰異則罰不足以示懲昔漢宣
帝致中興之盛本于信賞必罰而已自古致
治之君未有不由此也謹按大中大夫提舉
西京崇福宮王安中資性姦回善自緣飾任
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
進每懷固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
臣當閭外之寄其任可謂重矣而安中內則
締交外則求合蔡攸童貫論奏者莫非諛說
之言稱頌者莫非祥瑞之事至于虜情變詐

朝廷所當闕防軍民利病朝廷所當存撫未嘗一言及之暨安中還朝坐席未煖戎寇猖獗長驅而未使近畿與河朔之民被劫掠者室廬焚蕩貲財委棄父子骨肉肝腦塗地仰貽陛下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助成邊患之所致也其罪不在梁師成譚稹之下而安中尚以從官領祠宮擁厚貲優游自便便安中自為計不過如此宴未獻天下公議臣欲望陛下斷自宸衷明正典刑投竄遠方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為人臣

不忠之戒取進止三月四日奉聖旨王安中帥燕日久郭藥師結廟諱叛命並不幾察懷姦庇惡迹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已速將上取旨重行貶竄三月五日奉聖旨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王蕃瓊州安置

孫覲妄言大學生伏闕事可別與差遣汪藻上宰執劄子乞迎太上皇還闕

某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

父母自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為家願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與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歎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言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捨是吾無以為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惟

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于扶顛持危之計為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致使犯闕為上皇者當痛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耻慰軍民之心為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

以寬其危疑震擾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
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朝萬一先
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為人主能以天下養
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皇駭傾國南奔小人
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為名未聞有請于朝而
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奉頭鼠竄曾無數
人在君側為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
詰問也是為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
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某比過泗州聞
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皇惑莫知所從

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觀
望不無疑恐既某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
口語籍籍以南幸為非有不悅之言所至藩
籬鷄犬蕭然一室為之寒心者數日至揚州
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
色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民
獻議者繕營宮室移植花竹廟諱買園池科
湏百出矣墨制紛然專易守令遷官錫服略
無虛日矣唐恪翁彥國帥也惑于誥命並行
而莫知有朝廷矣朱勔漢除其家率歛州縣

為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於道矣昨日
又聞行宮揮指頗面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
洵之遂以為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熟州居
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嘗極矣幸
天倣戒曠然大變真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
卧薪嘗膽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
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
以南已絕惟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去郊此何
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又何望耶以鎮
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劑之
民將見塗炭而東南和糴指揮于是廢格民
既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
役西兵方春以瘳死人之思土其勢必亂
上皇豈得高枕而卧耶某以為上皇糠粃
天下褰裳去之蓋以超然萬物之上矣其中
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者以群小
在側耳嗚呼小人居平猶無顧藉况自知惡
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紆歲月之死亦何所不
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
乎車駕不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

而已小人揣 上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
之奉方富于春秋以龍德為隘引周穆王瑤
池之事以勸其游陳肅忠西內之戒以箝其
返扶此為姦駸不已則予我劍南一道之
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
令將壅不行而 上皇晨昏之禮闕矣當是
之時天子果得為孝乎今數小人者斲喪國
家天下之大惡也 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
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方國家
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

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
大變者果安在哉為今之計若莫重為禮以
必皇上之歸遣見任宰相為迎奉 上皇使
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于廷退而齋居蔬食
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
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
小人尚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甚者易
之彼為姦謀者既去直言日聞則 上皇亦
不復留矣行宮既復二聖重歡雖 上皇脩
然不復以萬機關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

事應稟而後行志同于上命一于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于是失是不曷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李梳鄭望之李鄴落賊于外宮祠

李梳鄭望之李鄴落賊宮祠以奉使失辭也門下侍郎趙野充 太上皇行宮迎奉使

傳信錄曰初 道君以正月初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于岸側得搬

運磚瓦船乘載飢甚于舟人處得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駭驟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又泗上少憩宇文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如以維揚父老邊車駕不可渡江而 道君決意南行遂如鎮江 道君居揚州皇子帝姬皆流寓泗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城都圍閉止紀東南遮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于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

廷不以為然道路籍之且言有他故而大學
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臣于是遣聶山為發
運使密謁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
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面身白上曰此數
人罪惡故不容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
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其
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頰泣曰思不及此使山
之所謁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所謁
不成為數人所覺一扶道君于東南求劍
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

余對曰罷山之行顯責童貫朱勔之屬陛下
下降詔蔡攸妾令勸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
銜輿可以不勞而事定矣上以為然山乃
不果行而童貫朱勔之屬相繼皆去太上
皇將回銜故遣趙野前去迎奉

七日癸酉詣景靈東宮燒香

八日甲戌詣景靈西宮燒香

九日乙亥詣陽德觀凝祥池中太乙宮佑神觀
相國寺燒香

戎馬已退躬謝祖宗也令在京寺觀為建

齋醮道場追薦陣亡將士被害人民
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相

臣竊觀國家強虜入寇中外震恐陛下初
臨萬幾遭此擾攘深軫聖慮公卿大夫誤國
至此臣不勝痛憤臣有愚見輒不避死亡之
誅上千天聽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聞憲
宗用一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
平澤潞自古剪除寇難興復治功必至排斥
衆議屏除姦邪而信任忠勇有為之才然後
可責其成功也臣自聞邊寇為警夙夜危懼

曾詣都堂略陳守禦之策見任宰相大臣皆
狐疑不斷牽制其事今已經月條畫措置並
未就緒况此數人事上皇累年皆阿諛順
旨持祿養交未嘗建明一事裨補聖明致
有今日之患蓋平昔無事尚不足恃豈可使
之當今日之變乎陛下今日復用之士論
民心莫不歎息不惟不足以今日事他日
亦必誤陛下臣謂前日不顧身力贊陛下
下登此宝座必社稷臣固當知之矣胡不且
專任委以軍國大事不使衆議移之群邪沮

書已編在三十
靖康元年二月
四日今重出寸
數卷音不精
于其嘆嗚也
之不可也

之使盡其材力以了天下事至于朝士大夫
與昔時慷慨論事不畏豪強得罪在外亦不
無其人可以錄用但宰相未肯為 陛下言
之往々引用皆其親黨臣竊惟 陛下前日
積德東宮謙恭謹畏退托不能乃人子之道
今日統御九有撫臨萬邦乃人君之權固當
奮乾之剛繼離之明與大利除大害上以承
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生靈之望不
宜拘守常之論為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
難能也况 太上皇剴明勇決一旦改悔知
為群邪所誤痛自罪已 陛下誠能慨然有
為罷去昔時用事之臣而委任真賢修舉治
道是乃奉承 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
以加此臣竦賤小臣輒敢言及朝廷大臣冒
犯天威自知必死然不敢惜死願有說焉夫
宰相大臣非其人諫官御史可以言之今侍
御諫官宰相門人不肯言也侍從之臣可以
言之今侍從皆頽惜名位不敢言也惟臣小
官無所顧惜誠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為
陛下言之臣更不言是 陛下終不得聞宰

相之過也宰相大臣天子不知何足以論天下之治哉又况陛下當即位之初以論相擇人為先不可不謹此一舉願陛下斷而行之寔天下幸甚書奏乃罷邦彥孝迪懋以吳敏為少宰出邦彥知鄧州孝迪以資學為醴泉觀使懋以資學為大名尹召徐處仁唐恪于外郡處仁召為中書侍郎恪宣和初為戶部尚書言應奉司之害忤王黼遂落職知滁州後奉宮祠七年召為戶部尚書是歲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聞京城被圍遣兵

官邊順以兵勤王大學士陳東上書乞召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而李邦彥亦薦恪遂召還闕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五日辛巳太上皇誥賜宋喚

誥曰予夙心慕道託神器于嗣聖丕承天命喜無所喻然有恭謝難即燕安舟御東來重煩有司御兵僅滿三千庶事草創固可知也及邊使弛備胡騎犯闕行宮邈在淮泗而都城晝閉道路隔絕深自為念恐貽嗣聖之憂故留浙兵以自衛至于止糧餉截漕角皆私

憂過計恐資寇爾緣此三事姦人乘間造言
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勅州
縣而寔及予躬與言及此不覺流涕比緣嗣
聖遣宋暎責書至行宮遂得交通父子之情
語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胷中無
有芥蒂重惟宗廟再安雖賴大臣翊贊之助
至若使父子間歡然略無纖毫憂疑者暎竭
力為多也傳言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若張
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效矣
暎周旋兩宮庶幾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

以賜宋暎

十六日壬午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
重臣迎候道君皇帝

奏曰恭聞 上皇聖駕將還中外欣慶此
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議者以為
上皇左右有懷姦之臣創造巧言離間 陛
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竊惑之仰惟 上皇臨
御日久去年冬夷狄侵擾因厭萬梳之繁遂
欲內禪而 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
數四方即大宝此為唐睿宗因星變而答天

戒大子皇惧入請事体稍類豈比明皇幸蜀
肅宗自即位灵武哉是宜父子歡好之情雖
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 陛下改更諸事
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
稷為念合天下公義所以奉承 上皇詔旨
豈有私意邪雖使姦臣離間百端而 上皇
慈仁 陛下孝德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
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也 上皇于 陛
下親和群臣親邪臣謂 上皇之親無親于
陛下也臣恐臣寮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
傳之語皇惑聖聽致父子間自有所疑此大
不可也况 上皇聰明勇智度量豁達不防
姦邪浸以欺惑既已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
授之 陛下方在位時已自下哀痛之詔追
惟已愆引咎興嘆大革弊端蠲除宿害質諸
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已周公改過何以
復加 陛下今日所行皆遵 上皇去年十
二月詔書也臣恐趙野輩不能曲委為 陛
下感激陳請欲乞更擇重臣節次往前路迎
接萬一 上皇聖旨少有所疑即當懇切備

述 陛下篤孝之誠一之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實無少異至于誅逐姦惡明正典刑乃深憤群邪誤國致上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莫大于此也上皇英睿剴決儻詳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隆盛陛下銜輿親出近郊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至公卿百官士庶耆老當皆往迎禪聖意悟前日之去忽遽如彼今日之歸尊榮如此自非陛下堪任付託之重使寇難稍平京師乂安庶事修舉人心歡

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過為儉約上皇務極隆厚著為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處已之薄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于群臣中選端直之士有德行學問全忠孝大節者輔贊上皇日侍燕門開導聖心窮天人性命之真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已嗇神歛明清心養氣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經曰孝悌之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無所不通 陛下貴為天子唯父為尊得盡
生養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愚伏願
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親父
子間洞然無纖芥之嫌固足以感動 上皇
之心而諛邪不入慈愛愈隆則天地鬼神保
佑聖躬臣將見 陛下全萬年人子之養宗
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
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區區愚衷夙夜不忘愛
君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
又不避僭越之罪妄意議及 陛下父子之

間臣死有餘責伏惟 睿慈特賜裁處臣不
勝恐懼激切之至先是上遣門下侍郎趙野
往奉迎而諛人離間兩宮公輔奏此劄子
上覽奏感動遂除公輔見闕諫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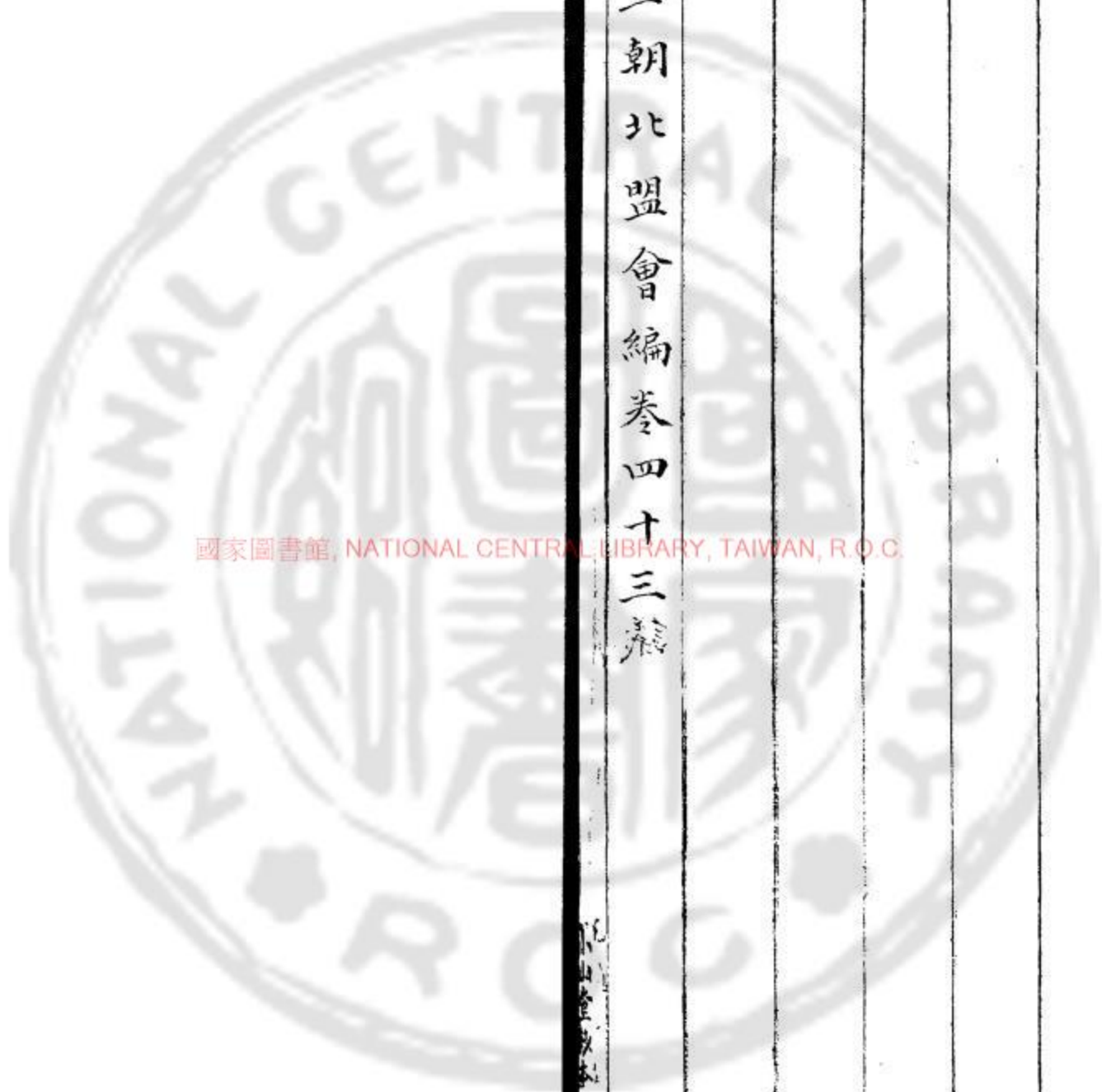
詔河北三帥固守三縣

詔曰朕承 太上皇付託之重即位十有四
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
土地可以紓禍賴宗廟之靈守補弗缺久迺
退師而金人屢盟終弗可保今肅王渡河北
去未還粘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

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 朕夙夜
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
許地李栻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已詔神師
道姚古神師中往援三鎮 祖宗之地尺寸
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 朕
不忍陷與三鎮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
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 朕意
遺史曰金人犯京師也城下之盟割河北河
東三鎮以講和好金人退兵至是太原猶堅
守不下而河間中山亦為國家守朝廷知三
鎮人心不願割地且議者謂三鎮之地不可
割遂令固守乃降是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四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十九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癸未盡二十
八日甲午

十七日癸未 太上皇回銮次南都遣李綱出
迎并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

傳信錄曰先是 太上皇回次南都不進批
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其意皆言事且不

測余奏 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者無他欲
知朝廷事爾吳敏不可去 陛下左右臣願
前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具條陳自圍城以
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 上初不
許余力請之乃聽而徐處仁等謂余此行有
責育之勇余笑曰古人猶單騎見虜况故君
乎 上令余賫書達 道君且賜行宮官屬
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二十日抵
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 道君御幄
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 上聖孝思慕

欲以天下養之意 道君泣數行下曰 皇
帝仁孝四方所知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
安相公之力為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
紙進呈其一乞 道君早回奎輿不須治毫
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叙素蒙 道
君教育擢用于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
力欲乞身歸田序之意 道君慰勞再四因
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
左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
災蒙 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 道君

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善公者余愧謝曰奏曰
臣昨論水災寔偶有所見自古無道之國水
不冒浸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
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猶人之身病
在五臟則發于氣色形于脈息善醫者能知
之非有物使之然氣自運尔所以聖人觀變
于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
危亂之憂也 道君以為然因問虜騎都城
守禦次第余具以寔對復曰賊退師方渡河
時何不遽擊余曰朝廷以肅卽在金人軍中

故不許 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復論此余于
是竊歎 道君大度之不可及也詔既決洽
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
城已受圍恐為金人所得知行宮所在非有
他也余對曰方艰难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
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致者在
聖度照知之而已 道君因詢朝廷近事遂
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毀折夫
城止欲防姦細之類因奏曰 皇帝仁孝小
心惟恐一有不當 道君之意者每得御筆

批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有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又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懼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 皇帝傳位之初 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 陛下回銮臣以謂宜有大慰安 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 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 朕只緣性快問後即無事因內出玉帶

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意便可珮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 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次拱州見迎奉 道君禁衛室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 聖旨令趨南都至是 道君燒香儀物適至南都士女夫道聳觀得旨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茶等二月三日辭再對于帳殿 道君出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 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

五璇璣染九飛天大法都天教主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書高上玉清神霄九
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
民緣德菲薄治狀無效致干戈並興弗獲安
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大宝于
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遐迩
歸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
昇平之樂如是兵賊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
即寸心守道樂處閑寂願天昭覽臣不敢妄
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戢獲罪當大

已以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灾咎止及眇
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
萬國咸寧伏望真慈特賜省覽臣謹因神霄
直日公曹吏責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
三府引進仙曹伏望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
再拜以聞 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
宮以道路阻水不果欲居西路以 皇帝懇
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
慰安 皇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乃宣諭曰公
輔助 皇帝捍賊守禦宗社大有功若能調

和父子間使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
泣再拜受命辭訖即行先具劄子以所得
道君語奏知 上批荅曰卿適來奏對之語
忠義煥然朕甚嘉之

十八日甲申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出榜
曉諭

勘會高陽閑路安撫使陳廟諱狀申據探報
大金賊馬約二萬餘于中山府北唐河岸北
蓋起五六座橋兒舡運車仗過河岸止蓋及
已有過保州界分之人所有本路即今並無

賊馬州郡守禦平安又中山府路安撫使詹
度奏二月十八日金人到城下探知城中有
備及人心堅確往 連夜發行車仗及路拔
寨北歸兼令王觀察同程瑀到城下云非是
不來打城乃為兩朝和好不欲違盟我大金
人馬與太子即君暫且北頭去也不是怕你
本府自圍閉以來不住接戰斬獲數多兼曾
殺其四太子都廝棘大王等首首及城上多
張神臂弓矢石等乘間擊射賊人往 畏避
不敢輕犯密使人探得賊情大段憂疑至數

日必是遁去又竊慮民間尚有疑惑已榜河
南北市曉示各令知悉

十九日乙酉 太上皇后車駕出郊奉迎

二十日丙戌 大上皇回銮至南都

二十三日己丑高世由等守澤州有勞除直龍
圖閣通判時御名除直秘閣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澤州高世由等守
州城使粘罕不敢以兵犯宜加褒賞詔三省
樞密院同奉 聖旨知澤州高世由特除直
龍圖閣通判時御名可直秘閣其餘守城有

功人令世由具等保明聞奏奉勅下項朝請
大夫權知澤州高世由可直龍圖閣朝奉大
夫通判澤州時御名可直秘閣差遣如故
勅高世由等承平日久戎備侵墮屬胡騎之
猖狂悼吾民之犇潰尔等奮于忠義克保孤
城相彼經行率多降敵稽考其效敢後褒旌
服我恩榮終全名節可依前件

二十四日庚寅姚古收復隆德府

河東制置姚古狀申尚書省恭依 聖訓分
遣將兵前去救援太原已于今月二十四日

收復隆德府訖及生擒偽知府姚璠太師通判郝伸少監知縣儲汶并知通印記今解送姚璠等赴闕者

幼老春秋曰姚古克隆德府初姚古為熙河路經畧使也鞏州王德有赴功名之心以武勇隸其麾下古為河東路制置使以兵救援太原府也與宣撫司幹當公事折彥質相遇于懷衛之間未得虜之虛實聞隆德府威勝軍已為金人所陷沒古乃遣德硬探德斬虜首一人持首以還具以虛實報古遂補進武

校尉復令德往且戒其必得生口將親詰之德許諾引十六騎疾驅入隆德府生擒偽知府姚璠太師以還古大驚謂曰昔傅介子班超之倫何足以相擬他日功名須遠到古即引眾疾趨復取隆德府擒偽通判郝伸少監偽知縣儲汶并知縣印記解送赴闕上臨軒問姚璠被擒狀璠曰臣為夜叉所獲自是德有夜叉之號

范仲熊北記曰姚古別將陳迪擒大金所置知府姚璠以歸

手詔諸路選將練兵

手詔諸路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納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陝西諸路召募敢勇河北訓練保甲盡數團結陝西選擇保甲三萬人分作十軍鼎澧路弓箭弩手練選六千人一千騎南北路峒丁選揀各六千人聽候朝廷指揮河北京東西弓箭社射生戶預行團集仍具的確人數申樞密院

二十五日辛卯李綱自南都回至闕

中山路安撫使詹度河東安撫使張孝純高陽

閔路安撫使陳廟諱守城有功並除資政殿學士

宇文虛中落職宮祠鄭望之李鄴除戶部侍郎并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

二十六日壬辰姚古收復威勝軍

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出榜曉諭

河北宣諭使神師道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鎮逐金人出界臣措置催督進兵救援隨機應發追逐掩擊去後今月十日據神師中申

契勘金人兵並已逼逐出界其中山河間府
兩鎮并沿邊諸州軍並平安奏聞事又中山
府路安撫使司奏契勘金賊三月三日回途
再到本府臣率士卒撓其寨柵賊知難攻
遂過唐河迤邐北去今月四日五更保州等
處迫逐出寨並已過易州城分去訖本路保
護僖祖 順祖陵寢並無踈虞本路前後接
戰及劫寨共八十餘次斬獲及擒賊兵共計
五百九十九人及奪到孽畜八千五百五十
三頭疋口雲梯鷲車洞子器甲旗鼓等一萬

七千四十六副件燒奪糧草四十三車奪到
金銀疋帛等奪回虜去京畿及諸州軍人口
五千二百一人一面散起歸業人口不計數
目并收到遺下糧斛約六七萬石先行盤量
奏聞事又河東路制置使姚古狀申恭依
聖訓分遣將兵前去救援太原三月二十四
日已收復隆德府生擒偽知府姚璠通判郝
伸知縣儲汶二十五日又收復威勝軍了當
又竊慮民間尚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曉示
各令知悉

二十七日癸巳李綱自應天府奉迎回乞宮祠
傳信錄曰是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
出郊詣資福寺迎奉 道君儀注耿南仲建
議欲盡屏 道君左右內侍出榜宮門敢留
者斬先遣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為不若
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之為
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惑之者疑之也
古人于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于疑
然貴于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
下之疑倘猜疑不解如所謂竊鈇者為患不

南仲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
與闇而已誠則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
可以至于堯舜疑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
推之其患至于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
堯舜之道輔 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
不足採 上笑之而南仲艱然怒甚既退再
召對于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
遇左司諫陳公輔于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
日李綱結廟諱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哉乞
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執皆愕然余奏曰臣

適與南仲辨論于延和殿寔為國事非有私
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
陛下素已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菲
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
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奎輿還闕
然後求歸田里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
臣安復面頤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
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廟
諱朕所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犹不已余因
再拜辭上出居啟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

去劄子曰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
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艰难之時故當徇國
忘軀而于揣分量才又有不能則止之義輒
伸愚懇上瀆天聽伏念臣賦性蠢愚學問荒
淺比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在政府自蒙
委任夙夜寃心外捍疆敵內安衆志上賴宗
廟社稷之靈陛下仁聖所格醜類退師京
邑安疆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
區區之忠志願粗畢而臣自事變以來夜以
繼日無時暫休智術殫于思慮意氣索于憂

虞內度綿薄宴難勉強况今朝登老成賢智
並用正論得伸于朝堂德意下洽于海隅自
此天下豪傑忠智之士當連茹而進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以副 陛下嘗膳卧薪之意願
如臣者材術既疎心慮憤耗深恐有誤使令
以速罪戾伏望 聖慈許罷臣樞密院事特
除一在外宮觀任便居住則仰荷 陛下終
始保全之恩捐軀報國期于異日干冒天威
取進止奉御批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托付
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有請雜累百章

亦當封還

誅趙良嗣于柳州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廟諱成邊患
幾傾社稷宴自歸朝官趙良嗣始今猶居柳
安處善三典刑未正公議不容奉 聖旨趙
良嗣取首級令廣南西路轉運使李昇之監
刑子孫送吉陽軍編管

二十八日甲午李綱再乞宮祠

第二劄子曰臣適具奏以備經憂虞心慮憤
耗乞罷臣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宮觀差遣

伏蒙 聖慈特降封回所奏章御批訓諭令
不得再請 聖意隆厚感戴天恩非臣捐軀
所能上報切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
陛下龍飛之初適丁艱難國家多事被隆
獎擢得見危致命少效臣節都邑底寧夷狄
遁歸斯皆 陛下聖德所致如臣何力之有
而然危疑之跡踈拙寡助力小任大夙夜憂
恐自非 陛下深察而保全之寧有今日常
願俟賊馬既退三鎮無虞 上皇銜輿還闕
二聖重歡目觀盛事乞身歸休安于田畝

乃其素志適今早進對與大臣議論不合遂
詆臣以士庶伏闕之事疑臣結廟諱至欲御
史根治伏念臣備位樞管橫遭誣讒有玷國
体寧不動心所以遽上封章寔非獲已雖蒙
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冀哀矜使遂
所請未填溝壑誓當捐軀以畚仰報臣更不
敢供職見般出啟聖院安洎聽候指揮取進
止奉御札依已降旨不許般出啟聖院依舊
赴院供職 第三劄子曰臣伏蒙 陛下以
臣上第三劄子乞在外宮祠特降御批令臣

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 聖恩弥深感戴
臣聞進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
臣之戒臣自庶僚荷 陛下特達之知擢參
大政遂長樞庭所以輒受而不敢固辭者蓋
以時方艱難義當自竭雖叨冒非據不自知
其不可然于君子進退之義已不能無愧今
日戎馬既回國勢初定庶幾引退以補前愆
至于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况因庭對
同列議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苟包羞忍恥
強顏取容不唯有玷國體亦將取輕于 陛

下其何以協贊幃幄之謀折衝萬里故敢仰
恃大恩乞身而退庶幾去就之節上無愧于
古人伏望 聖慈矜臣區區非敢沽激特從
所請勿使顛躋荷恩無窮沒齒難保見今已
在啟聖院聽候指揮取進止奉御筆可赴院
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今封還卿奏

監察御史余應求劄子言中人不可預軍事
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為患者故
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風沙衛殿而二將見
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為後世深戒者

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為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擇帥當固委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適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臣竊見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乞今日報將兵復驗首虜提點犒賞催促糧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又預軍政矣雖名承受其寔監軍也夫軍政不專于主帥而閔決于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退則引兵先

小山堂欽本

適今嗣昌又乞以隨軍步馬各兩隊防護若近裏廟諱當抽摘隨行防護如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身赴敵死于行陳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勞它時為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為河西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為宣撫終之爵郡王戡樞筦譚稹之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廟諱當公事又為淮浙制置末乃為河東宣撫

使蓋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
為承受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
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為貫
稔者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防微杜漸當辨
之于早也 陛下方脩法度以治內命將帥
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廟諱守典憲無
敢浸紊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
便首為亂階漸不可長伏望 聖明追還所
請重賜竄責以為中人預軍事之戒以示專
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奉 聖旨王嗣昌奏

小山堂鈔本

請畫指揮更不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四

亦山堂鈔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五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
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二十一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丙申盡四月
十六日壬子

三十日丙申蔡攸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
府安置蔡攸前去省侍

太上皇自淮浙回盩已泝泝過宿州先是蔡
攸已授降 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

便居住已解行宮使又有旨令攸專一扈從道君還闕攸具奏奉迎使副並至行宮臣罪戾之餘宜退伏田里乞依已降責命罷專一扈從職事間又差攸行宮副使朝臣慮攸入京城別肆奸心乃上言故有是命臣寮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綱紀使朝廷失信于四夷致上皇負謗于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違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

欲以扈衛行宮為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若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三月三十日奉聖旨京攸累有言章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奉合重責為勸上皇北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舉宮觀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勅曰呂刑三千論罪莫先于誣上舜功二十知人寔本于去函若稽先聖之格言叅酌庶

民之公論肆于元惡敢廢刑章責授中奉大
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踈虞不
學之資使輕為果敢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
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劫持之計列腥貽謀
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畧
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浪費偷爵祿之寵以市
私恩黎元深痛而無復樂生志士隱憂而至
于祈死當上皇之覺悟畏天戒之昭垂屢
因縱惡而斥踈卒以自营而收召乃至交通
宮禁黷用財邦真同妾婦之為孰異穿窬之

小山堂抄本

恥逮眇冲之臨御為中外之艰虞靡知狗國
之忠但出全軀之策靖言蠹敗已無及于噬
臍悉舉愆尤殆不勝于擢髮彈章疊至匪朕
敢私謂捨彼豺狼安用狐狸之間而養滋稂
莠灼知禾稼之傷原情本合于織夷遠佞姑
從于屏棄体予恩宥無怠省循可責授崇信
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四月三日己亥 太上皇至自鎮江府車駕出
宜春苑奉迎

太上皇還自鎮江上出郊奉迎 太上皇戴

王並桃冠着銷金紅道裙入自吳宋門都人皆夫道現之無不欣喜居于龍德宮耿南仲建議盡屏其左右于是內侍陳思恭蕭道李琮張見道十人並行貶黜不許入門敢留者斬

六日壬辰車駕詣龍德宮起居

靖康遺錄曰 上皇每有手筆付 上自稱老拙謂 上為陛下猶時取財物頒賜左右 上令開封尹籍所入龍德宮物數目有得賜者出即納之于宮

小山堂欽本

李綱狀奏乞免從駕再入劄子乞宮祠

臣伏蒙 陛下特賜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難以口述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及夜來傷風頭目昏眩今來駕詣寧德宮所有隨班起居從駕難以趨赴伏望 聖慈特賜

蠲免具狀聞又第四劄子臣累具劄子乞在外宮祠未誤奉蒙諭允今早御藥梁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寧德宮臣不敢不遵稟 聖訓然而臣于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劄子上冒 天聽復蒙 聖慈

特降御批促令供職仰荷 厚恩非臣殞首
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區區之志欲
只俟邊境寧靜國勢安定 上皇還宮即可
外補已嘗累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臣議論
不協之故因事輒發伏望 睿慈察臣忱辭
特從所乞雖處田里敢忘大恩臣不勝祈懇
之至謹具四劄子奏知取進止四月一日奉
御批不允仍依累降指揮勿更有請詔曰卿
忠義之志朕所素知方國家多難寔賴共濟
不得再有請便赴院供職又詔卿屢貢封章

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廼者虜在近
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衆數十萬忠憤所激
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
不至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
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隔塞公議已
悉罷逐方今四海所賴以為輔佐者多聚廟
堂朕于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為庶幾為
卿其体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
謝表臣綱言伏蒙 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
外任宮祠特降親筆手辭曲加撫諭令安厥

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辭方惧雷霆之震特
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既明辯其謗譏又勉
勵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激涕泠伏念臣結約
亡竒迂愚有素幸逢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
勞受知既越于常倫得謗遂生于意外儻非
上智曷諒微忠伏蒙 皇帝陛下燭以天光
形于奎畫安危疑之狐跡洗黯闇之厚誣遂
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辯博陸之諧寔由
漢帝之明臣不敢仰体眷懷勉安戢守脩政
事而攘夷狄方日奉于睿謨捐軀命以報國

家誓力酬于天造

李綱奏備邊禦敵八事

臣伏以金人退師交割三鎮官吏軍民不肯
陷溺夷狄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浸熟而
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固即今出疆臣恐
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背前約及今宜飭武
備脩邊防勿恃其未來恃吾有以待之謹上
條具所以禦守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
所以拱衛京師雖累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
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

之權罷世襲之制施于承平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日之計莫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其將士習戰陳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洲與營平相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博德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熙豐以來藉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

小山堂錄本

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近及一半宜遣使團結訓練各令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亡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于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敞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克數官吏具文以塞責而馬無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

人所得今諸軍缺馬者大半宜復 祖宗監
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
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灤
東拒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行
舟所以限隔胡騎恃為險固而比年以來淤
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于誤害稻田往
去積水隈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
地形下低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
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
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為頽圯湮塞宜徧脩

治而近四輔諸郡畿邑皆須築城創置棧櫓
之屬使官吏軍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
深入擄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
東州縣為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稅
以賑恤之往年方賊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
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
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
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榷糧草鈔法一切
以見緡走商賈而寔塞下使緣邊諸郡積蓄
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資

煎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
南益法而解地益分陝西邊益貧願復 祖
宗舊制以慰閩陝民心

又臣寮上言將擅去朝廷人先賜罷黜以允公
議

先是 上皇東幸亳州大臣權貴不聞恤國
家難者皆乞扈駕將家屬後其餘百官家屬
去者侍從尚書而下赴適者如張權衛仲達
何大圭等五十六人故有此論
舉使臣武勇指揮

聖旨在京令監察御史以上在外令監司知
府軍及路分鈐轄以上候指揮到限三日于
大小使臣內公心選擇曾經邊任或戰陳及
有武勇可以統衆出戰之人各舉二員開具
歷任脚色保明奏聞即不得泛濫緩急擢用
仍不妨別處注授及其一般文狀申樞密院
十五日辛亥幹離不回至燕山

許採陷燕記曰先是幹離不陷燕山進兵南
寇留蔡靖在燕三月十五日幹離字瞻目國
王郭藥師等自南歸而肅王張邦昌同行士

大夫見之有泣下者幹離李未約蔡靖以下
官于昊天寺相見遂袖中出奉朝所與國書
令王芮等讀示蔡大學讀訖幹離李乃謂蔡
公以下官曰趙皇失信致我南侵却聞少宰
甚得人情不然我未回來官人等且安心坐
為有少邊事議未定總候定盍却令與肅王
同歸兼亦欲將少金銀令克果宴費其言頗
似婉順良久又謂蔡公曰大學有事可以說
及蔡公曰念請南歸幹離李大怒頭面發赤
曰待與他商量此好事都不肯商量却只要

歸好與蒙霜特姑蒙霜特姑者棍子敲殺也
明日獨遷蔡公一家于皇城衆皆為公危之
詰旦余往見侍中劉彥宗曰昨蔡大學見二
太子語稍方聞已遷皇城或者恐有不測之
禍望侍中與周旋之彥宗首肯曰少間當言
之請無慮余既退又遣人諭及曰但放心決
保無虞後聞彥宗入皇城中既回乃往見幹
離李又兩日復遷蔡公于高園練宅巡邏呵
衛之後幹離李又未約奉朝官于姚村淀觀
射柳見肅王張邦昌已在而王雲曹曦亦未

坐次甚遠語言不相接幹離李乃謂蔡公曰
大學忠臣也但安心將來和議了便可隨肅
王過去因自酌酒三盞與蔡公飲之名曰過
琰厚禮也

金人建元帥府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
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

節要曰窩里李初寇燕山粘罕初寇河東稱
都統府至是改曰元帥府乃劉彥宗之建議
也以諸版李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偽皇弟
盧保侈賚李極烈粘罕為左副元帥偽皇子

幹里李為右副元帥偽皇弟撻懶為左監軍
兀室為右監軍偽皇弟闇目為左都監契丹
耶律余都為右都監東路之軍幹里李主之
西路之軍粘罕主之虜人呼作東軍西軍東
路幹里李建樞密院于燕山以劉彥宗主院
事西路粘罕建樞密院于雲中以時立愛主
院事虜人呼東朝廷西朝廷

十六日壬子大學生陳東上書辭免恩命及論
列蔡京父子

書曰臣于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勅一道賜

臣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臣不敢四冒恩命謹
以其狀繳申尚書省乞敷奏追還成命者契
勘臣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合在學生伏
闕下上書乞誅姦臣蔡京等六賊又于今年
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
蓋因 太上皇南幸申言六賊之姦又于二
月初五日再合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復用
李綱并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
不謀而同者十餘萬衆扣闕號呼驚動九重
論臣之罪自當誅戮 陛下仁聖赦其萬死

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粗知分義豈
敢復萌一毫私心希 朝廷恩賞今未遽被
恩寵令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所言姦臣
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
侮慢中國 上皇避位而去 陛下新即寶
位遽勞北顧之憂事至如此皆京等所致臣
等諸生謂 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
示天下又况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
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
等然後賞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

悉心協力勛 陛下大有為于天下誰敢懷
姦悞國如京等耶夷狄聞之必望風遠遁此
臣伏闕之奉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
彥等而復留李綱蓋于初四日早聞得李綱
廢罷而軍民怨憤洵可畏臣等深恐不測
之變瞬息竄發料 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
中必無為 陛下言者故乞亟復李綱以安
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奉心也臣等諸生
遭遇 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
社稷大計奮不顧身為 陛下言之豈敢于

小山堂鈔本

此僥倖官爵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
君子脩政事攘夷狄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
進故政事未甚脩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
下事無大小罔不蠱弊正須振顏起廢凡事
刮磨整齊之然後可柰何欲坐視而不救乎
臣知之矣其大患有二焉 陛下不斷則主
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不立則
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
公道不行則雖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
觀也已臣何以知 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

懷私乎蔡京蔡攸尚追典刑臣以是知之也
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憤
自崇寧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
神器動搖國本天下共憤之臺諫之官如陳
瓘任百兩何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
十上近日言者備疏蔡氏父子之惡衆論不
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
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殛
誅其人也所以未能斷然不疑者豈朝廷之
上有為之营救也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

黨徃々附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
大臣之懷私也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異心
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于朝
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
都者素號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為
天下朝已之識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為
退送意謂送者宋也欲為退宋也欲為退宋
之識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
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民
而決興化之水動皆不軌致徑侯之告變而

繆為心疾受孟翔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植以妖術附之張大成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存 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于複道曲河相通宮禁脅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為帝姓宗姓族姬此其用意犹章之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從己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蓼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供通備言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摠御史中丞余

小山堂影本

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為掩覆凡文致及京者必令禁毀京遂幸免其後摠深驟遷宰執皆京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 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已之言愚矣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必為王莽無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崇寧間京為宰相下為元樞弟兄將相之權國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焰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僥冒

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之孫之捐軀報國前
日邊報警急適至 陛下即位之初北顧警
撓不勝社稷之虞蔡京蔡攸乃與童貫朱勔
等盡挈家屬強扶 上皇南去使 陛下父
子隔離晨昏之念日軫 聖懷蔡氏父子祖
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
陛下心乎京既以危從 上皇為名乃獨留
拱州已無心于 陛下矣臣灼見京留拱州
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間伺兩宮之安危然
後自為之地也萬一 陛下當時果從群臣

之議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為賊用京
固知夷虜醜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賊去之後
必乘勢據有我宋二百之社稷以償其素志
與其子孫朋黨內外遠近更相應援 陛下
雖欲力圖恢復恐未易也若欲 上皇渡江
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子
自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姦計每之如此聞
京前日在拱州日夕飲宴樂聲不絕比至謫
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城市偃蹇自若是
曾以君父朝廷為意乎 陛下謂不誅之可

予蔡攸之罪尤不可容攸之為人驕淫狠傲
在家則無礼于其親在朝則無礼于其君不
忠不孝天下嚮聞閉門淫穢復不可道招權
怙勢侵乱朝政燕山之役雖起于童貫而攸
寔副之陷没士馬捐棄金帛不知其數買空
城以結朝廷冒取厚賞躡致公師久領元樞
之任前日金賊初起邊城告急章奏累至攸
輒匿之乃于私家收拾金宝密自為備在朝
大臣皆作去計略無一分捍禦之心直至虜
寇漸逼乃始奏聞遂至賊兵衝突徑造城下

小山堂鈔本

道路之言皆謂攸父子及貫勳等與虜人結
為內應欲分我中國而主之所幸城中姦細
數敗自知計弗得行乃扶我上皇倉邊遁
去聞上皇為攸等沿路劫持無所不至臣
正月三十日上書正為此也願陛下早發
英斷以鋤禍根則在朝廷之臣孰不為陛下
下正用如王黼梁師成非無黨與在朝廷者
然二人已死彼亦灰心雖欲懷不可得已
今朝廷大臣心懷蔡氏萬事掣肘遂使陛下
下刑威有所未當蓋京父子不誅而童貫朱

勛亦得幸脫童貫之罪大于梁方平方平伏
誅貫猶未也朱勛之罪大于李邦彥已死
矣勛當何如蔡京父子之罪大于王黼既
不免蔡氏父子尚可容乎 陛下即位以來
天下指日以俟京誅今乃遲遲如此天下失
望聞京近到拱洛二郡百姓父老皆欲毆之
今蔡氏父子所在之處萬一有為 陛下群
起而誅之以快積年之憤因成變亂 陛下
雖悔何及蔡氏不滅則天下之心愈益疑惑
終不可解欲望平治其可得乎夷狄侮慢之

小山堂鈔本

患何時而已此皆大臣懷私不恤國計 陛
下又不斷自宸衷必殺無赦天下何賴焉臣
願 陛下處事勿屈法徇情以苟且目前當
事、思為萬世法正如此以臣上言之故遂欲
自布衣加以爵命此豈可為萬世法哉願
陛下察臣誠懇追還成命臣獲安義分不勝
幸甚臣以一介布衣輒敢抗辭君命罪誠萬
死臣無任惶恐待罪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五

小山堂鈔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六之五十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

第四十六卷

起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壬子盡二十九日乙丑

第四十七卷

起靖康元年五月五日庚午盡二十五日庚寅

第四十八卷

起靖康元年六月一日丙申盡十八日癸丑

第四十九卷

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壬戌盡七月二十一日乙酉

第五十卷

起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乙酉盡二十九日癸巳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六日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二十一

起靖康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壬子盡二十九日乙丑

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郴州安置蔡攸永州安置

臣寮上言竊惟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匱乏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

縱橫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數萬騎直犯京
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所以
至此蔡京竊弄威柄于前王黼竊弄威柄于
後蔡京王黼敗壞法度于內童貫敗壞法度
于外爭權競利其初雖相為矛盾至于包藏
賊心害民蠹國則若合符節前後臣寮曾累
論其罪惡臣不復重陳造為亂階均犯大惡
竄殛之刑独加王黼而蔡京童貫止于善地
安置而已罪同罰異其誰不疑 陛下即位
之初大明賞罰以號令天下至于元惡大姦

罪狀顯白乃復寬大雖天心隆恕務欲保全
柰天下憤疾何柰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貫者
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誠不足厭天下之
意臣愚伏望 陛下特加睿斷將蔡京童貫
與王黼一等行遣庶使刑罰均平足以為賊
臣之戒奉 聖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責
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蔡攸責授永
州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王孝迪落職宮祠

臣寮上言臣伏觀 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

罷黜如李邦彥主和議李稅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索金銀于民間而措置乖方為國歛怨莫如王孝迪今猶以秘殿峻戢出守巨藩臣所未喻也謹按孝迪天資庸陋無一可用為禮部尚書則禮部之事廢為吏部尚書則吏部之事廢為翰林學士則文詞踈謬取笑四方其不才如此豈宜參預大政第以李邦彥姻家驟引為中書侍郎當家艱難之際曾無一言之補及索金銀而國人以陛下即位之初遭此變亂皆願効死以濟緩

急又豈愛其宝貨哉但溫語勸諭無不可者孝迪輒大書巨榜揭于通衢以虜人殺戮劫掠為詞恐脅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告訐里閭之間無不怨憤所差從官指頷之間差牒未受降官至今士庶皆笑其昏妄無所可用一至于此使臨方面民必受害伏望睿斷特賜罷黜仍褫其戡名以釋國人怨憤之情奉 聖旨落戡與宮祠

右諫議大夫楊時論姚古不救太原
臣比聞粘罕三月中自太原分兵入汾州界

至四月復還太原往來二州之間如在無人之境所經縣鎮焚劫屠戮殆無孑遺王師坐視不救若非已事至四月半賊離汾州還太原統制林良器等四人方至汾州入城十餘日坐糜廩粟無敢向敵者姚古鄧制諸將擁重兵躬自逗留不進宜諸將皆無背用命也臣嘗論姚古逗留請以軍法從事久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惟范瓊不受姚古鄧制獨能引兵稍進諸將逗留古

寔為之地柰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重要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自金人殘滅契丹人必知必有南窺之意矣郭藥師逆賊也包藏禍心亦人々知其必反王安中見禍亂已形覲幸脫歸不復以告蔡靖抗章論奏而白時中李邦彥蔡攸蔡懋等蒙蔽苟安恬不加恤浸成大患今太原危急如此朝廷當以前事為鑒不可緩也一失太原則大事去矣臣願

下明詔大臣悉力措置速正姚古逗留之罪
誅之以肅軍政遴揀有武略可任者代之偏
裨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
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
姑用唐故事則盡行削奪使白衣從軍以責
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
強寇長驅而南益無忌憚悔無及矣惟 陛
下留神而幸聽之

林泉野記曰古陝西人為邊將從童貫戰西
夏屢有功又從收燕山累官秦鳳副總管後

小山堂鈔本

為熙河路經畧使加節度使金人犯關率眾
勤王圍解加檢校少保河東制置使及虜再
圍太原詔諸將解圍古及神師中聞虜兵少
不知其詐也于是各率兵數萬約古出河東
師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勝
軍師中慮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虜謀
知以輕兵拒險使古不得進以重兵迎師中
至榆次縣相遇大戰師中死之後數日古遇
虜于盤陀兵皆潰子平仲善騎射從童貫戰
西夏葦城勇冠三軍平方臘立奇功從神師

道入援都城工密令以屯兵七千劫虜寨不
勝李綱范瓊王師古率兵援之皆敗平仲被
殺今上即位思其忠勇疑平仲不死詔諸
路尋訪發赴行在

十八日甲寅詔以虎符起兵

詔曰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群敢肆
凌侮侵犯邊境達于京畿賴宗廟社稷之靈
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充捍禦而倉卒
之間輔臣失計劃三鎮以賂之天啟朕心屏
去姦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賊騎遁逃

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
所懲秋高馬肥慮復侵軼非以虎符起天下
兵扼控邊陲蕩攘群醜則何以震懾狂虜奮
張國威以定中興之策詔到仰諸路按撫總
管鈐轄司名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
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
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師旅良非獲
已共據大憤以畜休息茲惟其時

徐處仁奏行馬政

徐處仁劄子奏臣聞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

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岸澤縱之隴右監牧之制始領以太僕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各六閑為祥麟鳳苑二廐以繫飼之後又增置飛龍廐于禁中初用大僕卿張萬歲領群牧自正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于邠岐涇寧間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又拆八監于河西豐曠之野方其時天下以繡易一馬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至開元中王毛仲領閑廐初監馬二

十四萬匹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陪時苜麥首藉千九百頃以禦冬市他畜售絹八萬用是觀之馬政得入其利如此今川陝馬網道路芻秣不時比至京師僅存皮骨給與諸監徃不堪養飼斃于牢檻所費雖多無補軍政今欲乞令外路軍合請馬兵給級券差官管押親詣陝西見今有馬監據合用數請領其不切養飼致有死損外嚴行科罪雖有徃返勞費然自此軍人各得善馬可備出戰為利甚大所有起網馬至京選大小使臣管

押添差人兵嚴立殿最賞罰必行庶幾稍革
日前弛慢之弊左右驕驤院每月令本曹郎
官察院御史太僕少卿分詣點檢驕驤院官
吏及教駿兵級據所管馬死損多少以為賞
罰募馬政漸脩禦戎有備如蒙 聖慈允許
乞送詳議司檢具各項條制及畫一措置事
行下合屬去處疾速施行從之

徐處仁奏乞拘戶絕田土召募鄉兵

徐處仁劄子奏臣竊惟金賊遠遁邊鄙稍寧
正當預講經遠之謀以善其後訓兵積粟今

小山堂欽本

正其時然多屯兵則糧運至難少屯兵則不
足禦敵要之二者皆非經遠之長策也臣今
欲乞委河北河東京東西安撫提刑司京畿
提刑保甲司根括州縣逃移戶絕籍沒應係
官田更不出賣召募強壯之人授之以田便
為永業各養堪披帶戰馬一匹其頃畝之數
課習之法卻轄之階級賞格之等第並依陝
西弓箭手條法無事則服田力穡有警則釋
耒荷戈武藝高強者特與給賞捕盜有功者
稍加錄用使之競勸樂于征戰以上並召人

情願仍許世襲則一二年間可得精兵數萬
既皆土著之人習山川險易且有保護墳墓
財產之心遇有警急人自為戰較之發兵以
往萬一不侔唐韓愈云興兵滿萬不如召募
數千此之謂也仍欲乞將河北等五路給養
馬戶下所養之數願依弓箭手計地養馬教
習者聽其給頃畝亦依弓箭手若人戶自有
田業願養馬習戰者將戶田土依弓箭手所
給頃畝免夏秋二稅及諸般科役專委提刑
保甲司春秋兩次通行點檢課試激賞並如

弓箭手法則又可得騎兵數萬要在監司帥
守悉力奉行委有積效優加旌擢如或更似
日前更張虛教僥冀賞典及漫不加意州縣
當職官及監司並宜重行誅竄以革誕謾之
風數年教習既精軍聲必振不惟可省轉餉
之役兼可漸成富強之威其法既成其利甚
溥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如蒙許允即乞
送詳議司檢其合用條法畫一約束事件行
下合屬去處疾速施行從之自後亦不見成
效

耿南仲門下侍郎

勅為君莫大于知人用人莫先于求舊置諸
左右必惟正直之臣重于典刑蓋領老成之
智眷時賢弼進貳東臺肆敷寵章以昭茂烈
大中大夫尚書左丞耿南仲清明不撓御名
大有容迴德為君子之儒窮經得聖人之旨
道適堯舜之正言合稷契之忠翊贊青宮久
資調護之益參陪岩廟更殫啟沃之誠智侔
著龜氣貫金石矧薰門出之地大政襟喉之
司茲疇雋庸用申褒律噫呂望天下之大老

小山堂鈔本

蕭何一代之宗臣惟我者英豈愧前哲勉摠
所學永底丕平可門下侍郎

二十日丙辰幹離不發常勝軍歸本貫至松亭
關盡殺之以郭藥師為燕京留守

幹離不回至燕即令常勝軍納馬已而納器
甲弓劍其自南歸所部常勝軍三千人行至
涿易亦令納器甲至燕山又令納馬立賞以
捕之而常勝軍無敢齟齬者四月十八日金
人榜市曹云先起郭相常勝軍皆鉄州人久
離鄉土墳隴仰于四月二十日盡歸本處居

住常勝軍官不欲行千人長百人長等數十人往見幹離不辭其行幹離不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等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等尤厚幹離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反天祚趙皇待汝厚汝反趙皇我無金帛與汝等汝定亦反我、無用爾等于是皆惶悚而退既行遂遣女真四五千騎以搜檢器用為名于松亭閑路無老幼皆括之并取其財物由是常勝軍之起義八千人皆盡而藥師平日所謂牙爪者無類矣又遣人于張令徽家搜檢

小山堂鈔本

器甲令徽甚惶恐又賜郭藥師姓廟諱顏為燕京面守宴不與府事後幹離不劉彥宗同過山西與粘罕議事繼而藥師並家屬亦往或云拘之泊淀中矣

中吳姓氏叛逆傳曰郭藥師契丹將也初遼人為女真所攻召募遼東飢民先自宜州募到者謂之前宜營後募到者謂之後宜營如前錦後錦乾顯大營嚴州營總謂之怨軍以董小醜羅青漢郭藥師為將領隊長以統之有八營共二萬八千人董小醜被誅羅青

漢率怨軍作亂遼人遣蕭幹討之藥師內變
殺羅青漢就招安蕭幹擢用為統領燕王即
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藥師累功守金吾衛上
將軍守涿州燕王死童貫以大兵駐高陽關
藥師囚涿州刺史蕭慶雲先遣團練使趙鶴
壽奉表降于貫將精兵八千鐵騎五百并一
州四縣皆歸于朝廷加藥師虔州觀察使令
隸劉延慶軍為鄉道藥師獻入燕之策延慶
從之遣藥師選常勝軍及西兵五千騎同襲
燕山藥師遣教隊隊雜鄉民奪迎春門入陣于

澗忠寺前遣七將把諸門進兵抵宣和門外
遣人諭蕭太后今早降不從契丹領兵死戰
藥師退去雙門下馬步戰又敗皆棄馬與
楊可世墮城而下兵將死傷大半契丹四軍
大王蕭幹牽藥師可世全裝甲馬以示延慶
軍恐而潰後以平蕭幹加功節度使金人以
燕歸朝廷與唐度同知燕山加檢校少保藥
師以節鉞欲居唐度之上朝廷為移唐度河
間府藥師以降將為上寵遇賜賞之厚不可
殫名或引之入宮禁藥師浸驕識者知必為

朝廷憂時人比之安祿山唐度在河間嘗奏
曰昨蒙恩帥燕竊見郭藥師瞻碩不常輒懷
異向蜂目烏喙怙寵恃功兼常勝軍暴掠燕
人子女攘奪居舍藥師繼之不復彈壓臣嘗
論其逆節已萌及尾大之患漸不可長仍乞
以閑田授常勝軍計口支糧以便公私皆不
蒙施行而藥師凶橫日甚居處服用率用蕃
儀仍借舊酋之禮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
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臣竟緣藥師不
依御筆官序互有論列尋蒙改命河間自後

小山堂鈔本

雖與之通書講隣邦之好然探賸往來之人
知藥師必有陰謀所以夙夜守疆密為之備
計其利害不在燕山之下今果開與金人交
結背負朝廷災禍不測緣臣素與藥師嫌疑
當此之際固當竭力挫其奸謀更祈速發援
兵庶幾殄滅以寬聖主北顧之憂詔梁州盧
宗原休宥未行而聞幹離不犯燕山藥師出
兵河朔與之馳逐其將張令徽不戰先走步
軍隨之大敗藥師執安撫使蔡靖轉運使呂
頤浩與權提舉茶鹽沈瑄以燕山府叛降大

金盡以宮禁奢侈中國無備之事告大金導
之京師將二千騎至瀋州先據南橋以邀王
師擁入河者數千直至城下大金用之大金
退師每用藥師陷河北諸州幹離不回至燕
山知常勝軍反覆下令盡發歸本貫至松亭
關遣女真數千騎盡搃殺之以藥師為燕京
留守又遣知平州後粘罕以余覩叛疑藥師
預謀追至元帥府獄鞠之既而獲免藥師家
富于財牛馬不知其數奴婢千人粘罕謂財
能動人盡奪之囚歸女真之域子安國亮時

小山堂鈔本

預南侵之謀亮犯淮上統兵為先鋒亮被弒
安國為亂兵所殺

二十八日甲子廊延路軍馬使黃迪與陝西諸
路人馬王迪等駐軍于汾州東北上賢

探騎報金人賊馬見去三十里下安寨是夜
權都統黃迪令造飯擐甲以待見賊至傳令
云不得出兵各守本寨

二十九日乙丑何灌子孫並行羈管姚平仲令
立賞捕捉

臣寮上言何灌姚平仲敗事其何灌子孫若

行削奪羈置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
有以累其心至姚平仲恐當差人根捕行遣
倘或又如往歲藏竄半年以復用無所懲罰
取進止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何灌子孫
並勒停送唐州羈管姚平仲立賞錢三千貫
文告捕白身人捕承信有官人轉三官
粘罕破黃廸寨諸寨皆被害

是日侵晨粘罕遣甲騎千餘人自太原路來
至黃廸寨跨立移時觀望我壘是時王師駐
于上賢者凡九寨並在北崗上皆相去數里

小山堂鈔本

咸遵黃廸令並不出師金人繼又有騎兵分
九頭頂前來並有別騎去寨三五里間其元
耒耜甲騎乃趨汾州路去把我耒路其九頂
賊馬各對一寨駐馬騎久望黃廸寨者先耒
逼壘乃遣神臂弓三隊出寨于高阜處上射
其賊馬相射移時我矢告盡廸復遣三隊出
寨方將半賊馬不避矢石俱直衝轅門廸寨
遂破繼而諸寨皆被害其器甲軍須悉皆委
棄官兵市民洎運糧人夫死于賊者無數餘
皆奔潰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六

小
山
堂
鈔
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七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二十一

起靖康元年五月五日庚午盡二十五日庚寅

五月五日庚午詔勸士民以財穀助軍興
詔曰朕嗣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撫綏四海
惠養元之以為無窮之計而寇戎弗靖未能
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國威然而與

師十萬日費千金方積弊之後朕痛自刻勵
因敢汰侈罷斥浮冗粗給經費其于師旅之
用誠未有贍之也昔漢武帝募民入粟塞下
而師賴之濟今朕上為宗廟社稷之重將以
定中興之業下為兆億蒼生之衆將以蓄休
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應天
下士民上戶有能推其財穀贏餘以佐軍興
者仰州縣聽其自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別
項儲蓄專以充募兵養士費具數申樞密院
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為忠義之勸

小山堂鈔本

八日癸酉河北河東宣撫司乞招兵以防秋
河北河東宣撫司言河北諸州正兵闕少以
禁例物于陝西募遊手惰民充義勇五路各
四千人可趁防秋從之仍令尚書省撥降銀
絹

蔡攸移潯州安置

臣僚上言臣聞善除惡者如去草之絕根不
善除惡者如養虎之遺患其為禍福非不較
然易見自昔人主有一失而莫抹者依違牽
制坐視不恐決也臣謹按蔡攸大罪有七其

小擢髮莫數不復道也以樞密之臣為俳優
鄙賤之事淫言嫖語巧發應机怪服異裝排
諂猷笑出入禁闥遊處宮闈冒男女合避之
嫌犯君臣至嚴之分閭閻不限堂陞陵夷攸
之罪一也盜柄鬻恩援引死黨父兄子弟自
相戈矛伐異黨同門分越楚及京謫衡州有
旨令攸隨侍自當聞命就道乃預跡滎陽積
日不發既不順于其君復不孝于其親攸之
罪二也朋比中官握臂交膝昵比恩私互輸
誠款推挽呼吸相助攸之罪三也出燕之役

開釁啟戎以方爭為恢復以倣援為撫定以
營平檀之地捐之金人蜂蝎在懷虎兕出柙
且公肆誕謾以為不世偉績酬功之際超取
上賞國公帝師一舉而委之偃蹇傲睨居之
不疑攸之罪四也金虜渝約詭謀已形藥師
背恩逆迹又著帥臣將校章疏迭奏
自去年秋杪中朝士大夫切切私語知禍必
至而攸帷幄謀臣邊柝在手縱使不敏覩形
亦悟而秘藏覆匿不告于朝揣揣然惟恐前
日罔功冒賞姦迹呈露至使金虜長驅藥師

助叛畿甸為之繹騷兩路罹其荼毒聖主宵
旰生民瘡痍伊誰致之攸罪五也攸既有必
至之禍不告于朝不謀于君上矣乃且汲
為妻孥念其家所蓄器皿若金銀首飾之類
先自銷鎔為輓裝計及虜至將捲室而東去
襁褓之子苟可愛者悉携以往犹偃然肆言
曰得首虜上皇駕縱便當時懇告得命亦
合苗家屬京師與國分憂臣頃在外州見潤
州人來云六夫人某日出某寺覘燒香六夫
人與詔使待制詔使脩撰某日過江而去蓋

小山堂錄本

攸之妻與子也回之日寔二月二十四日在
上皇渡江回銮之後避危為安反覆熟慮
直至于曼夫為君為宗廟社稷為百姓謀其
忽如彼為妻為子為婢妾計其審如此人臣
不忠復有甚于此者乎攸之罪六也上皇
既傳位陛下則陛下神民之主矣凡戴
天履地而為人者孰不稽首曰吾君也况為
輔臣乎况前日我在樞樞樞寔奉兵柄曰
戰曰守此寔司之可須臾離乎今外州都監
小邑縣尉冠至而適比之他官罪固加等若

廟謨兵挑所寄先衆而遁其法當何如哉攸
之罪七也攸有七罪宴天下共知不独微臣
言之其前四罪縱付輕典在 祖宗時亦合
投荒其後三罪則匿寇秘禍殘我生民恤身
謀家忘我宗社蔑君臣之義擲大兵之柄自
古人臣有此之大惡其可復容于覆幬之間
乎若不早行誅殛其如祖宗何其如天下後
世何昔唐五王不誅三惡陷唐室以再亂曾
不知桃上之蟲若羽翼復生潜龍深宮大肆
吞噬可不戒哉攸之姦猶說秘公卿大臣有

小山堂鈔本

墮計中而不悟度其一二年必有為之游說
如許及門遂造空厠足有地姦計即行鈎
引夫黨同惡共濟蕭牆之禍事出意外是時
愴悔哀痛噬臍何如臣愚欲乞 陛下大明
典刑以絕後姦如散官安置湖外之類誠不
足以塞天下之紛已取進止五月八日奉
聖旨可移潯州安置

九月甲戌种師中敗于榆次死之

河北制置使种師中軍于真定樞密許翰怒
其不進檄書一日六七至有逗留玩敵之語

且責必解圍太原贖罪師中至平定軍乘勝復榆次諸縣屯于胡林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間來突諸軍以神臂弓射退之師中欲取金銀賞軍而輜重未至故士心離散初師中約姚古張灝兩軍俱進師中屯于榆次之境而古灝不至甲戌金人妻宿悉兵來攻右軍右軍先潰前軍亦奔師中率麾下死戰自卯至巳所餘纔百餘人身被數鎗累瘡力戰又一時而死之年六十八姪沔招魂奉柩至京師上哭于禁中親製祭文云吁嗟虎臣公

小山堂鈔本

爾忘身遣內侍張實致祭贈嚮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族屬二十人功德院賜名旌忠二字濬潛師中既死朝廷議失律兵將之罪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斬于馬行市副統制張師正統勝捷兵方屯大名府劄下知大名府李弥大斬之衆遂潰後為韓世忠招降者是也

封氏紀年曰先是師中被詔以兵果送大金令歸至大名府復被詔以所統兵救援大原遂自天長登平定軍至壽陽縣凡數百里間

未嘗見一金人師中以為金人知師至悉以遁去而我師肆行未嘗被堅執銳五兵之具悉委僂負之將至石坑有報前軍已到石橋至太原止二十里中軍至石坑軍壘未屯有報榆次縣路金人賊馬將至師中曰必金人殘零將歸者令後軍去收投轉刻之間金人大至我兵未措手間跌騎來衝奔潰被傷不可勝數師中遂歿幸脫兵將十無二三矣節要曰金人圍太原多于汾潞兩路以拒王師蓋王師時在汾潞也不謂師中由平定出

小山堂鈔本

關一旦去太原不遠一舍賊衆驚惶謂自天而下師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壘與張孝純王稟之軍相為表裏彼賊以粘罕之徒遠去而王師已收太原必不敢越太原重兵拒汾潞之師也由是汾潞之師自可進至太原則太原之解必矣而師中至是自謂孤深入復懷怯懼回趨榆次為婁室所衝大敗死之自賊入寇兩河之北更無一戰河東大小雖有數戰惟孫翊折可求神師中之戰有可以

與賊相持勝負之理至于敗也誠可惜之故
臣皆有說焉其餘焦安節敗于團栢莫景敗
于交城楊志敗于孟縣解潛敗于南関范瓊
敗于介林劉韜敗于平定張灝敗于郭柵皆
望塵而走或交鋒而退無足紀也

靖康小雅曰公諱師中始幹離不既盟城下
擁衆北還詔遣公將精甲三萬尾襲其後賊
遠出塞不敢肆暴因令公亩屯真定未幾趨
公援太原時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昧于兵機
以峻文繩公不容頃刻公方欲規畫所宜并

小山堂鈔本

待餉饋稍給方乃鼓而西翰督責益急公大
息曰事之不濟天也吾何愛一死不以報國
也乃由土門下井陘至榆次金人先屯兵縣
中公遣擊走之遂入縣休士時軍中乏食三
日矣戰士日給豆一勺皆有飢色翌日賊遣
重兵迎戰招安巨寇楊志為選鋒首不戰由
間道徑歸前軍叅謀官黃友戰沒胡騎四集
官軍潰散公獨與親兵小校數百搏戰左右
以名馬援公請諸遁去公謝之曰吾大將也
事至于此不當求生爾曹亟去無櫻賊鋒公

遂力戰而死嗚呼古者聞外之事將軍制之
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趙克國百戰老将猶曰
百聞不如一見翰腐儒不知兵多妄意選度
迫公使前不容措置又以餒餓之軍當猖獗
之寇非戰之罪也既不得盡其折衝之略獨
有一死以明其忠則公之死也可不為之大
哀耶詩曰虜嚙晉陽帝為旰食欲摧其牙乃
厲勲力狂生誤國不做項刺賈無見糧進非
乘隙公能死綏以明忠赤休有耿光耀而不
息

小山堂鈔本

中興姓氏曰神師中字世儒師道之弟也以
世廩嘗歷秦州司戶叅軍授內殿承制環慶
路第一副將擢知寧州邠州德順軍環州守
環十二年所至皆有治聲除大名府路兵馬
鈐轄知濱州後除河東路提舉保甲繼為環
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從破夏人成德軍加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方童貫
用薛嗣昌等欲攻燕師中謂貫曰公此行得
非以燕事乎貫曰無之師中賀曰幸甚朝廷
政事大弊軍律不嚴浙民苦官軍之擾過于

方臘方虔蕭瑄之禍反用嗣昌之策而欲僥倖契丹耶貫又曰無之後移師中為燕山路總管尋以不稱賊降御名州防禦使提舉亮州明道宮後起為環慶路經略使宣和未加崇信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畧大金犯京率兵未勤王而大金已退師中見上上雖有以虜深入不擊為失策然不敢決策出戰加河北制置副使凡行移文字出于樞密者則令追破賊出于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莫之適從師中渡河上疏言粘罕已至澤州以候路

允迪到尚須旬日若許臣自邢相間徑取上黨攻其無備破之必矣朝廷駭焉許翰逼之進兵遂至于敗

傳信錄曰粘罕圍太原詔神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至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行司銀監祇數千枚庫吏告不足而罷于是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為流矢所中

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

靖康前錄曰先初二日之戰雖平仲輕挑夫利然以四千人夜襲其堂之陣虜亦緣此稍悞初六日猶以三千鉄騎渡汴河西王廟諱率萬人夫河放神臂弓虜并却而坐射死者六七百人自知勢非前日之比遂決意北歸乃進兵南向識者知其為遁去之計廟堂諸公方大恐懼又增送金銀繒絲其車相望于道初七日康王歸自賊營肅王繼往駙馬都尉曹晟侍行初九日幹離不縱火焚其寨

小山堂鈔本

初十日北去嗟夫神師道之來既不獲設施于城下賊退之日神師中以三萬騎尾其後俟半渡而擊之十一日賊兵去絕此亦發兵隨往是夜有旨取神師道制度收兵還京議者罪綱之貪功妬能而為此遂使二种重兵遠來不克畧行其智識者為此扼腕賊既退語于衆曰料南朝商量亦須經月方有定議乃置玉帛子女于中軍以諸國兵衛之驅虜之民在左右兵騎為殿按轡徐行殊無惧色後數日朝廷遣馬忠范瓊防送又數日令种

師中以二萬騎屯滑陳兵河上不得輒度西
兵既遠來而不獲逞衆口喧然神師中擅發
三千騎過河繼而得旨盡行至趙而及之密
院再追三將兵回河上賊復抄掠所過之邑
及被旨許令追襲而賊之輜重已出境矣三
將追至真定賊雖未行吾之大軍往復奔馳
疲荼之甚豈可接戰所以僅能驅迫出境非
諸將之罪也若于是時就真定犒設降詔諸
將諭趨并門誰不效死彼廟堂諸公曾不推
原功罪貶師中之秩使自效以贖過一如待

小山堂鈔本

姚古故此所以取榆次之歟也

奉使王雲回至闕下言金人欲得三鎮租稅罷
兵吳敏不從罷雲報使

先是朝廷以姚古神師中黃迪敗歟乃遣王
雲入使金國至是日雲至闕奏 上皇言金
人亦頗厭兵只要三鎮租稅效閩南十縣舊
例限半月復到燕山仍要坐到稅租歲計銀
絹數目及要三道使命往三處詔諭從所請
即便解兵仍不得爽約雲日夜奔馳凡六日
至京具奏 上大喜顧問群臣可否而雲與

大宰吳敏素不平遂沮雲請朝廷既不從請
遂差雲出知鄧州雲再三論列利害言朝廷
既嘗許三鎮誓墨未乾豈可變盟今幹離不
俯從雲言云中國非金人所處之地譬猶吞
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蟻能害之吞車之獸介
而嵩山則蟻能嚙之蓋居非其所也然貴朝
所以欲三鎮二十州者雖得其地不過租稅
而已不若效閩南之地令南朝歲上稅租此
萬全之計也雲數請求乃肯從說願相公熟
議敏曰幹離不既與主上立盟回戈之後反

小山堂鈔本

陷隆德掠我子女焚毀廬舍是金人先已渝
盟三鎮不與固其宜矣雲曰雲嘗語此于幹
離不幹離不云粘罕奪我之後軍後來應軍
期所過州縣不伏即攻隆德府過澤州粘罕
未知兩國講好後既得我令旨及貴朝移文
即便北去太原專候交割之使雖間有劫掠
之事乃選卒爾兩國必欲講好小事勿論唯
租稅之請自有部籍早上其數雲即還朝敏
曰公為中國臣子堅為夷狄耶主上已嘗降
詔諭天下百端沮雲不報

十三日戊寅 道君還闕御紫宸殿受賀
道君皇帝還闕有旨 太上已還宮可擇日
御紫宸殿百官稱賀

十九日甲申姚古兵潰于盤陀

太原圍急先是詔諸將解圍河東制置使姚
古及副使神師中探知金人兵少不知其詐
也于是古將兵六萬師中將兵九萬約古自
河東師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
威勝軍師中慮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
金人探知以輕兵拒峻使古不得進以重兵

小山堂鈔本

迎師中師中敗于榆次死之金人進兵迎古
遇于盤陀王師皆潰裨將焦安節在威勝軍
虜傳金人且至勸古退至隆德府又勸古遁
去

二十五日庚寅詔求習武藝知兵書人

詔諸路軍州府監有習武藝知兵書人仰通
知不限數保明解發赴闕朕將親策于廷量
材拔用其籌策深遠藝能絕倫當不次升擢
在京武學生仰禮部擇日考試具等第以聞
不係在學人亦許自陳叔試策義弓馬優異

與推恩其大中大夫及侍從官至路分都監
以上奏舉武舉人依法施行六月十九日太
常寺主簿劉定言伏覩近有旨令府州軍監
有習武藝知兵書人並解發赴闕親策予廷
切惟武藝之人間有不知書者州縣慮其不
文無以應大庭之問不敢解發願詔中外武
藝精疆而不知兵書者令付所在投狀州縣
閱試別作一項解赴殿前司按試藝能使之
前詣邊陲收立功效以稱疆邊却敵之用從
之令殿前司候解發到按試武藝精熟人于

小山堂鈔本

崇政殿引呈

上賜劉韜束帶戰袍

勅劉韜屬者金冠犯順神人共憤頓兵朔部
意在三閔賴卿智謀能止畫界之吏不墮黠
虜計中因而遁逃訖用安堵函封未上朕甚
嘉之唯功唯成唯時易失勉奮忠力庶保令
名其体朕懷勿辜眷屬今賜卿金帶一條金
花戰袍一領茶藥合各一銀金合至可領也
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夏熟汝比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曉諭潰散將佐指揮

勅中書省刑部狀承河北河東路宣撫司使
劉子河北東路宣撫使司奏勦會神師中下
潰散統領將佐使臣已降指揮並與免罪限
十日首身軍前自效如限滿不來出首並依
軍法施行近據都統王淵申捉獲潰散使臣
忠訓郎杜義及其擅將弓箭李友所騎官馬
出賣已差官并兵級管押杜義赴遼州宣撫
使劉詒軍前交割依軍法施行外訪聞尚有
未曾出首將佐使臣奏聞事奉 聖旨限今

小山堂鈔本

未指揮到日更與再展十日許令所在州軍
出首免罪持與支破遞馬驛券疾速赴軍前
自效候立功日優加推賞如今未再限滿日
更不首身當議取見姓名重立告賞收捉候
獲定行軍法仍多出榜文曉諭施行
司諫陳公輔上言乞戒大臣究心邊事

臣竊聞河東用兵不利 陛下聖慮憂勞臣
子之心夙夜不寧然臣竊料之此未必不為
宗廟社稷福也伏惟少寬 聖心容臣之言
蓋有難則懼無難則怠人情之常也朝廷近

日見河北金寇出界雖未解圍幸其師老必
自解散遂至稍緩其事廟堂大臣相謀議者
多不急之務或窮究往事或經營私意論經
術是非究禮文詳畧至于兩路邊事皆不究
心緩急失宜先後倒置内外人情雖知秋冬
在近深可為憂然非朝廷用事之臣徒憤嘆
終日無如之何也今若不緣用兵不利往
遂以為無事因仍媮惰至秋冬萬一狂寇結
集諸夷空國而來以助河東之師則吾之倉
卒無備又復如前日矣可不慮哉臣愚伏望

小山堂鈔本

陛下因此一失深戒大臣凡不急之務一
切暫罷專以河北河東兵事為先經營畫置
多方應辦仍仰各盡所聞勿懷異意并令今
後臣僚上殿亦須先及邊事陛下留意聽
納不厭其多或有可行盡付三省樞密院令
斟酌施行夫漢之所以勝楚以屈群策而愚
者于慮必有一得勿謂群臣之言皆無可採
即陛下此時日夜勗之則不徒以濟今日
之急將來秋冬亦不失備矣臣故曰此未必
不為宗廟社稷之福也臣區區憂國之言望

陛下不以臣愚棄之豈獨臣之幸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七

小山堂鈔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八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二十三

起靖康元年六月一日丙申盡十八日
癸丑

六月一日丙申朔前降姚平仲立賞告捕指揮更不施行

三日戊戌河東宣撫使神師道罷以李綱充河北東路宣撫副使

遺史曰神師中失利于榆次金人急攻河東
神師道請會山西陝西京畿之兵屯于青滄
滑衛河陽預為防秋之計朝廷不從遂罷師
道宣撫使少宰吳敏門下侍郎耿南仲以為
中國勢弱夷狄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
賂之謝克家孫覲李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
劉觀七人結黨專附南仲以堅和議知樞密
事李綱以為祖宗之地義不可割棄之徒資
敵勢使生灵陷于夷狄豈為民父母之道哉
上念祖宗疆土哀惻黎元乃從綱議為再

援之計敏南仲請以綱為河東宣撫使上欲
用綱而綱辭以非將帥才不任其責御史中
丞陳過庭侍御史陳公輔皆言李綱儒者不
知軍旅將兵必敗又言綱忠鯁異衆為大臣
所陷他日成功亦死敗事亦死不宜遣綱使
綱出師則太原失守貽憂近甸禍生不測非
計之善敏南仲以他將庸繆無踰綱者朝廷
以樞衡之臣督責諸將則孰不為用是時太
原安撫使張孝純數遣人以蠟書告急上
深念太原因悴而朝議咸欲用綱且見忠鯁

果銳期于立功乃以綱為河東宣撫使公輔
與諫官余應求言綱不當去朝廷上怒皆罷
之

傳信錄曰神師中歿于軍前師道以病免歸
道初幹離不自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
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
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乃退泐邊諸
郡亦然而神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
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
守粘罕屯兵圍之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

小山堂抄本

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
原之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乞罷上
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某宣撫西路督將士
解圍一日對睿思殿諭所以欲遣行者某再
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危城中不得已為
陛下料理兵事寔非所長今使為大帥恐
不勝任且誤國死不足以塞責帝不許即
命尚書省出勅令面授某奏曰藉使臣不量
力為陛下行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
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某退即移疾在

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為大帥且
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于朝者章十餘上輒
荅不允且督令受命于是臺官余應求諫官
陳公輔相繼上言某不當去朝廷上皆以
為大臣遊說斥去乃無敢言者或謂某曰公
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邊事乃欲緣
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卧不起終者益
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社邨之賜奈何
某感其言而起上命錄裴度傳以賜予入
劄具道吳元濟以區、深蔡之地抗唐室與
金人疆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
百分之一以度况臣寔為非倫且言諸葛亮
出師表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
也夫君子小人于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
深以為言也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
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久難去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
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去必去奸邪之
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國史君子小人之不兩
立從古已然臣切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

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勵精圖治思副其恥維
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尚猶混殺
于朝翕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由神照察在
于夷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
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禎魏簡章
疏節其語輒塵 上聽 上優詔寵答宣撫
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其白 上曰戎事以
馬為先今之馬如此無以張軍容天寶未封
常清出師幽薊人覘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
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

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
千疋 上以為然令條具聞既而榜于開封
府曰宣撫司括馬軍事屬騷擾可更不施行
其意與前所榜同余竊歎息而已期以六月
二十二日啟行而數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
期 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某惶恐入
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 陛下前以臣
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
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毋乃不可乎願併罷
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尚書

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繳納上封還遣使輒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為人中傷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

五日庚子 聖旨蔡京蔡攸永不放還

臣寮言爵祿者朝廷設之以待天下之士崇德報功雖人主不得以好惡私也况天下哉自古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然後百度修庶績凝方夏乂安姦宄消戎狄不敢輕侮中國百王由之若出一軌自宗寧初蔡京輔政首亂舊章排斥異己汲引同類待以不次朝脫沉

散暮翔嚴近常情鮮克自重于是枉道求合汨喪廉恥靡然成風凡所厚善不獨顯榮其身又及其子孫不獨及其子孫又及其親戚故舊陰相依重盤根錯節牢不可破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牣天下然才者少不才者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貪殘苛刻遠迹告病此犹非京之本事也察其立三衛置四輔疏興化之水修臨平之塔又令許御名仁奉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時孰不為朝廷寒心幸其族子有所陳告臺臣曰之論列其

事 太上皇雖全納污猶令塹其墳山京之
僭心終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爵欲自爲塔
梯衆論喧騰心不自安復封韓琦以塞人言
而蔡確何執中鄭居中童貫皆因之爲例封
王矣本朝之封王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族
耳陳國朝之法長姦推之心京兇悖之情遇
事輒發不可一二數也賴 太上皇聖明不
爲京邪說所惑京知狂謀終不得逞于是結
附戚里內侍交通宮禁肆所欲爲以耗國財
以弊民力心欲坐視顛覆以快不遜之志鄧

洵武范致虛等託爲紹述之言以助京劫持
上下而何執中余深林攄薛昂皆其死黨濟
其奸謀成其羽翼使不可制 太上皇每下
詔書施行善政皆爲此輩壅遏是以人心日
益愁怨國勢日益陵替權門日益強盛朝廷
日益孤弱趙挺之劉遠張康國鄭居中劉正
夫雖號與京不同然引用群小梗閉正路亦
率由一道蔡卞蔡攸乃其子弟相與遠異有
若仇敵考其蹤跡實皆同惡相濟至王黼爲
相奢汰愈甚開邊黷武禍及生靈迨其所來

亦本由京勢位相執乃相攻陷遂至犬戎窺伺
變生一旦太上皇播越宗社陷危雖其所至非
一要之造端立本捨京而誰天錫陛下劉健文明
自嗣服以來元惡大憝以次竄殛忠臣善士悉皆
搜揚蓋欲恢復祖宗憲度以幸天下傳聞四方靡
不抃舞然京之降黜屢有指揮而罰不當罪輿論所
鬱縱朝廷未欲誅于兩觀之下猶當投之海外以示
薄責其宗族婚姻因言而至顯官者望悉改正上
以謝宗廟社稷之靈下以慰生民之望無使餘惡
復熾殄敗風俗然後將何執中余深鄧洵武等第其
罪惡各加貶責所有王安石等王爵亦乞寢罷陛下
明目聰達察而揆之大革澆淳一陶淳厚則太平之
基可立而四方日靖矣願陛下由神裁察取進止
六月五日奉聖旨京攸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引
薦當正刑章仍報行言章六月辛丑有流星大如五
斗器自東南起明照地衆星隨之向西北而墜有聲
如雷熒惑犯右執法

資政殿學士劉韜除宣撫副使解潛除制置副使代姚古徽猷閣待制折彥質除河東宣撫司幹當公事與解潛治兵隆德府自威勝軍救援太原張灝節制河東陝西軍馬應援太原是役也折彥質為宣撫司幹當公事與解潛治兵于隆德府潛辟趙鼎為置司幹當公事是時真定在河東最為堅壘朝廷以金人方攻太原防其東軼犯河朔之地乃以真定府路安撫使劉韜為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扼其後真定府路總管王淵鈐轄李質皆從韜辟置先是統制武漢英將京軍三千人救太原以兵少遂未真定見韜不與漢英至五臺山見龐僧正說龐僧正聚集本山僧行往代州欲劫金人之背未出五臺山界遇金人戰不勝漢英走入平定軍瑜珈寨中推插木下打死漢英雖不得真定之兵然真定武勇盡為韜率之以西繇是真定遂虛矣

八日癸卯張孝純除武當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總師以順為武克宣捍敵之能行

賞無常賦功宜懋疇庸之典眷時賢帥迺國
名臣允資屏翰之良誕錫絲綸之渥弗龜詠
日讀命颺廷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河東路
經畧按撫使張孝純學粹而行高志剛而識
遠恂々躬儒雅之度盤薄乎胃中之竒憲々
備文武之才縱橫乎域外之議自專將門寔
廣廟謨閭里輯寧士卒悅服屬戎虜之侵軼
抵并門而攻圍夙夜勵兵民之心咸奮節誼
上下休朝家之念叶贊智謀訖保金湯之強
屢挫犬羊之銳載惟忠盡良劇歎嘉是用仍
撫太鹵之故疆延援武當之重鎮索兇戟纛
益位于多儀干戈咸揚靡繇于內御亟視秩
于亞保兼進侯于舊封衍以爰田倍之貢賦
併推異數昭示至懷于乎光弼之守太原終
成殊績吉甫之伐獫狁尚倚壯勗往承寵章
祇迪猷訓可特授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
進封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宴封二百戶差
遣如故

王稟除建武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奮干戈之衛烈士之所願忠圖疆

場之名明主之所經武眷予宿將渙以殊恩
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鎮西軍節度使
武安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王稟性質沉雄
智謀深靜便弓劍之習負勁氣于山西貫縮
鈐之書走雄名于塞外久率戎伍夙著戰功
比總帥屯往護并晉屬金寇之背誕窺邊候
以陸梁城之受攻自冬及夏協主帥之策飭
備則嚴厲兵民之心致命無貳精意可動于
衆膽聲威能折于姦鋒欲示勸于茂勲顧何
爰予異數高牙大纛授于介藩貢食爰田加
于^上止賦於戲賞不踰月矧已厚于念功志欲
及時尚益堅于許國暢我武節勉示顯庸可
特授建武軍節度使進封太原郡開國侯加
食邑五百戶寔封二百戶

十五日庚戌勅解潛諸將士
朕以戎羯犯順倣擾邊陲攻圍太原累時未
解卿等率師援應頗聞將士遇敵血戰冒犯
鋒鏑奮不顧身非忠義所激安能如此朕聞
之感嘆不忘于中然賊衆方猖未即殄滅一
方之民久困塗毒重惟國家撫養將士固已

有年今日國家有急非卿等盡命竭力所向
無前安能使朕得寬憂顧、戰者危事今令
卿等挺身冒難以致創殘每一思之痛若在
已今降賜金一千兩金束帶五條戰袍三十
領卿可用激賞中傷用命將士將來第功自
節度使以下皆為賞典若更有奇功便加開
封儀同三司朕自聞進師寢食俱廢卿等其
副朕懷早建勲烈身取富貴澤流子孫日竚
搜音更宜加勉

十六日辛亥白時中李邦彥並落職

臣僚上言臣聞宰輔得人則嘉謀日告于上
善政日施于下四夷聞風而畏遁百姓安土
而樂業倘或不然而又懷奸誤國則罪不可
道臣近論列前太宰白時中李邦彥尸素無
恥悖慢不遜及與王黼梁師成蔡攸相為表
裏等事未蒙指揮施行况其罪惡更有深于
此者臣請言之昨金虜匪茹提兵犯關北至
京城聞陛下嗣位感嘆畏服已有悔過之
意宰輔不才倉卒無謀時中則請避地于襄
陽邦彥則請割三鎮之地謬懦不忠士庶憤

怒流放之誅其可後予昔在章聖時契丹奔國入寇是時或請幸蜀或請幸江南惟寇準獨主北伐之議狄人畏威求盟而退現此則時中之罪大矣及仁宗時契丹驕蹇輒請闕南之地是時富弼奉使為陳利害之端而狄人辭服觀此則邦彥之罪大矣其謀雖異其罪則同今尚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優游里第典領宮祠未正典刑士論洵臣願陛下特敷睿斷重加黜責以為大臣誤國之戒取進止六月十六日奉聖旨白時李邦彥

並落職

中興姓氏錄曰李邦彥宣和七年拜少宰時四方已亂而奢侈愈甚小人滿朝略無一言諫諍靖康初拜太宰聞金人軍中唾咲曰南朝信果無人大金犯京師邦彥勸上為避狄之計又力主與之講和為便令李鄴鄭望之往使于大金請和虜張敵勢驚嚇朝廷肅王張邦昌往質于大金諸路勤王兵未皆欲力戰邦彥怯懦力沮之李綱出兵救姚平仲為大金所敗邦彥乘勢罷其右丞士民怨憤大

學雷觀上書言其罪陳東引進士數十伏闕
上書言邦彥乃社稷之賊也軍民數十萬大
呼闕下會邦彥訶殿出右掖門士人慢罵曰
汝是上皇時浪子豈堪作相至以瓦石擊
之而不可前後者徐行偃蹇略無護保之意
衛士羅列天街至拔刀以待之邦彥乃覺遂
回馬衣皂綈藏于密院直抵晚衆人散盡方
乘輜令私僕擡歸府舍乞罷相數日吳敏上
書薦其功遂復為相神師道奏請俟大金退
必當涉河伏兵一擊使無遺類姚古亦請半
渡而擊之彥力沮其謀罷將帥以堅和議故
大金得肆其志矣次月陳公輔言其姦邪遂
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臣僚再
言其誤國之罪安置建炎四年范宗尹為相
薦復舊官薨

十八日癸丑蔡懋落成宮祠分司居住

臣僚上言謹按蔡懋天資險薄臨事傾側諂
附蔡攸結為死黨攸在樞府邀求宰相知懋
可以類對使懋日論王黼罪惡黼雖罷相
道君皇帝察攸素無學術不命以相攸尚引

懋同為樞密以報助已之功當賊擾攘京城
圍閉時懋在奔兵之地卒無一言以助計畫
陛下當自知也今陛下以邊事未寧雖
在盛暑日再御殿訪納孜孜不遑寢食而懋
為大名帥不恤民情不憂邊事日用妓樂飲
醺廣造舞衣戲衫酣醉擾雜殊無体國之意
軍兵皆不堪命欲殺之言喧于道路大臣如
是可謂辱國又按懋昔以父確事跡妄加增
訪誣詆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時事欺罔道
君皇帝乞御製確傳載懋誣詆之語伸其父
勞中外讀之無不痛泣此懋可誅之罪也
陛下政事盡法祖宗之舊而宣仁皇后保
佑前朝功德甚高為懋誣詆言不可讀忠臣
義士氣拂其膺願早昭洗陛下尚未暇及
臣所以甚惑也今懋猶帶學士均逸宮祠
陛下何以示天下何以勸忠孝臣伏望
睿慈落懋非據之職治其莫大之罪授以散官
投于嶺嶠永不放還仰慰宣仁在天之灵天
下幸甚候勅旨六月十六日奉聖旨落職
宮祠又上言奉聖旨蔡攸落職宮祠者臣

竊見所降臣僚章疏若止言懋身為舊輔任當元帥方邊事未寧陛下憂勤旰食之時而乃日事飲醺至軍民怨望欲殺之言合重行竄斥又况所論誣詆宣仁聖烈皇后欺罔道君皇帝二罪之重孰大于此按懋所著父確事即一出私意罔加增飭自古奸臣愚弄矯誣未有敢如此之甚者蓋其天性亮暴輕蔑朝廷故居之不疑中外莫不憤嘆陛下臨御以來雖一夫之冤有不得伸者必為之昭雪而宣仁聖烈皇后為臣下所詆

誣負謗抑者有年矣陛下可不為動心乎今懋乃止于落戍宮祠豈足以坐詆誣欺罔二聖之罪哉伏望睿斷明正懋罪亟行投竄候勅旨奉聖旨蔡懋降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亳州居住

中興遺史曰先是蔡懋二月罷尚書左丞以資政殿大學士尹大名府得宮祠中書舍人安扶繳納詞頭論之

粘罕復奪所割與夏國天德雲內等地節要曰金人初欲攻遼慮獨力不能勝之遂

于海上許燕雲以結朝廷既得志復叛盟取
之又欲入寇中國亦慮獨不能勝遂許割地
以結夏人至是既見中國之易又復取先所
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惟金肅河清二
軍在大河之西不能取之

御寶約束河北之臣不得遣家屬

尚書省劄子奉御寶批朕托于兆庶之上所
賴以共守祖宗疆土者寔惟郡邑之臣比
聞河朔河東尚有弗思休國惟務便私訟檄
去官先遣家屬有一于此民何望焉朕念今

歲之春我寔無備故逃戢之吏道其大戮今
邊計鼎新可以責其固守矣法不可弛思不
可再五申三令誅將必行咨尔有衆休予至
意

二十五日庚申賜御筵餞李綱于瓊林苑

李綱以二十五日成行前期賜燕于紫宸殿
又賜筵于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

二十六日辛酉宣撫使李綱攜軍斬樂州都護
制熙河路軍馬焦安節

初焦安節隸姚古帳下威勝軍虜傳賊馬且

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
遁去于是兩郡之人皆驚擾潰散而初無賊
馬至是從姚古還闕綱召斬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九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二十四

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壬戌盡七月二十一日乙酉

二十七日壬戌李綱以宣撫兵發京師

遺史曰綱以宣撫兵發京師神師道送之歸而嘆曰兵可憂矣

李綱抵河陽入劄子論罷起兵等事

傳信錄曰綱入劄子以畿甸汜水關西都河
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頽圯當亟脩治今雖晚
然併力為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陵寢潛然
涕流恭惟 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
傳授以至 陛下嘗膳思報勵精求治之日
願徐考 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
小人無以利口論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啻中興
上以慰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
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日為上道唐恪聶山
之為人 陛下信任之篤且將誤國故于此
伸言之上批荅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南十
餘日訓練士卒脩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
出師後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釵子者
立斬之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捕獲者
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謂步不
勝騎之不勝車金人以鉄騎奔衝非車不能
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施
皮籬運轉徑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
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鉄騎遇之

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候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余大疏力爭其大畧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 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臣意以謂中國之軍政不脩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未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

聞此誠社稷之羞 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并邊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驚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 陛下措畫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

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
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
地方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者解圍太原
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
中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
渡河之驚乎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
朝廷已盡改前日之畫調發防秋之兵既罷
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東南路
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兵不係將兵而
京西諸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圖結
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
何以支吾而朝廷何特不留意于此也臣思
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
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
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
不久自解圍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牽
制金人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
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今已
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
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

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費多則今春無少捍蔽致今誤國土地室貨人民皆為所取又不止于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賞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似非所患廟堂不深思祖宗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境日報金人聚

兵聲言某月入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悚惧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今日觀之何止于火未燃也殆處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矣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久自解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寔數姚神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旦皆潰彼未嘗有所傷歟不知何以知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謂非愚則誣至于林牙高麗兵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終不

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衆
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
日告危急乞兵者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
已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
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謂不
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
任此則陛下胡不令建議之人代臣坐致
康平而重為此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
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只依奉聖旨令疾速
發赴宣撫司外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旨起發

庶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
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
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起再
罷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
已詳請為陛下更論失信之意昔周為犬
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恐諸侯之未必至
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
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火無復至者去冬金人
將犯關始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
至中途而以和議詔止之皆憤惋而返今以

防秋之故又起天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体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終不報

二十八日癸亥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廣州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上言謹按姚古雖本將家其寔畏懦素無戰功所以登將壇持節鉞者唯以名馬宝貨市鬻于童貫之門濫被恩賞以至于是然處高位重祿荷國厚恩宜思所以報稱自太原被圍提重兵威勝隆德逗留

數月未嘗寸進及种師中以忠勇自奮而古違期弗應遂至師中失利此古可斬之罪一也虜人方圍太原未有一騎一卒敢入南北関自師中失利古輒退師威勝士庶叩馬懇訴願共守禦古乃夜遁去致使威勝之民扶老携幼斃于道路哭泣之聲振于山谷此古可斬之罪二也古既退師其部將又妄言于衆曰國家已割太原與金人我輩所以南歸于是役夫般運粮草器甲及民蚕在箔者委弃而去此古可斬之罪三也與師之初有效

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縛偽守倅以獻不血刃
而得一郡古掩其功狀不以實聞致此十五
人者止于賜帛而已士氣沮傷抱戈不戰此
古可斬之罪四也當偽官之守隆德存邱其
民人保獲其婦女賊兵敢犯立斬以徇又聞
賊兵于他所不許妄出請于粘罕遣還其兵
自言先世乃汝穎間人深有效順之意一旦
縛至軍中古若能如韓信之師左車李愬之
釋李祐太原之圍自此可解古乃貪冒功賞
獻囚于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斬之
罪五也人有于上黨道中見大刀巨斧凡數
十輩擁騎而載婦人者云是將官寵妾軍中
婦人不可勝數人無關心士氣不振此古可
斬之罪六也古欲退師無以發端忽有統制
官焦安節勵齋而前曰虜騎迫何為尚留
于此古既不能斬安節以慰衆心輒從其言
領衆宵遁宴古之謀假手于安節耳此古之
可斬者七也貼黃訪聞姚古隨行使臣兵級
尚有數百人見在城外伏乞 聖慈指揮先
將使臣與兵級放散或拘收他役然後施行

庶不生事奉 聖旨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廣
州安置

琴出紫薇垣

金人西路粘罕兀室余覩東路幹離不捷懶閣
目會于山後草地避暑議事

節要曰粘罕兀室余覩三大酋棄太原北去
往迄今有餘里而 朝廷援兵霧合雲集不
能解太原之圍可見失計之甚矣

七月一日乙丑朔車駕詣龍德宮

十一日乙亥蔡京移僖州安置

右正言程瑀上言臣近嘗具劄子論蔡京罪
大責輕宜竄海外尋因奏事每有敷陳仰蒙
陛下面賜允可伏候累日未蒙施行臣竊
疑之然公論未厭民聽未孚京者旦暮之人
使遂溘然明罰不行徒有後時之悔臣安敢
避再三之責哉按京奸心譎計世無可比假
紹述之名行脅持之術擯逐正士援引僉人
交結閹宦密為梯媒首登宰輔尋踐公師二
十年間遂而復用致仕而復起愚弄朝廷妄
作威福凡所興建歲月以仍藉以固寵無非

蠹國害民京名為遵用熙豐之典乃寔肆為
紛更未有一事合豐熙者敢為欺誕欺罔上
下道凶熖盛天下之人不敢議而心敢非卒
致政令紛錯風俗凋靡國用匱乏生靈貧困
賄賂公行盜賊竊發按其事跡罪在可誅至
于鑄鼎列名位居九五臨平之山托名祀聖
私第引河潛通宮掖引援闕字公瀆妃嬪閨
門穢污醜不可言屬者金人內侮事維始于
童貫而成于王黼與京之子攸然致邊廢弛
本寔由京金人入塞盡室東去門生故吏締
親密黨其徒如雲蓋不復知有 陛下不復
知有宗社非背叛而何跡其奸惡正名定罪
死有餘責 陛下既遵 祖宗故事不欲戮
之而置之曲江名為嶺表寔與內地無異天
下之怨京入于骨髓 陛下灼知京之奸惡
悖逆乃不能投畀海外寔無以慰塞人望憤
懣之氣何由解釋伏望 陛下奮乾剛勵威
斷早賜施行其子孫如攸罪惡盈溢臣見別
具論奏請正刑典尙帝姬隳廢法度亦合
離判不當尙聯禁戚其餘並乞褫奪官爵毋

使尚廩給縣官養贍賊種天下幸甚取進止
奉 聖旨移儋州下開封府差人押解前去
蔡攸移雷州安置

右正言程瑀上言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
宄姦御以御宄御以刑古之制也刑當其罪
則刑一人而四海服焉此息亂弭姦之道也
陛下未能明罰飭法公議鬱按攸豺狼種
類固不可以人理責考其扶媚道以怙權操
譎計以固寵竊弄威柄至于位師傳之尊躬
俳優之賤侮慢君上污蟻宮庭則厥父或未

至是蓋死有餘責矣又况燕山之役攸與童
貫同為宣撫喪敗師徒蓋以萬計卒不能取
燕山乃開闕以招金人始厚與歲賂易其空
城招寇納侮自此其始及金人為南犯之計
首議于夏初決策于秋末攸任樞府邊吏未
告不以上聞及其犯塞不復計守禦之事閭
家南避名為扈從 上皇寔背叛也 上皇
南歸非独思企 陛下本于天性其深見遠
識正應如此攸蓋美臣 陛下 上皇豈復
與之論議乃敢肆為誣罔謂勸 上皇南歸

蓋欺罔君上愚弄朝廷雖已敗猶復爾也罪惡彰著海宇憤疾言章交上而名為遜之廣南乃宴處之善地脩其政刑今日正不可緩伏望陛下發明斷投之海島不使污我海內宴快天下之望取進止七月十日奉聖旨移雷州下開封府差人官解前去十三日丁丑童貫移吉陽軍安置

臣僚上言臣近具奏狀論童貫罪惡法當戮誅今月九日因職事上殿再陳請奏退謂遂有處分今復未聞臣伏見童貫罪盈惡稔記藏甲養士跋扈難制反形逆節彰著見已合誅夷而致寇召亂幾覆宗社何可久違天誅大違人願伏望睿明早賜指揮檢臣前奏及臣僚累次章疏早賜施行所有假子若孫亦乞處分庶幾威令果行姦惡知惧候勅旨七月十三日奉聖旨童貫罪大責輕可移吉陽軍

二十一日乙酉蔡京至潭州以患身故

蔡京在德安府被南遷之命七月甲申到潭州據隨行幹當人魏覲狀蔡京鄂州扶疾前

朱潭州訟路大暑愈覺羸困昏卧不省粥食
不進乞差醫賊前來看治州差醫助教譚從
義易緩看醫是日官押官脩武郎監德安府
稅趙康轉申蔡京于此日為患身故州差保
義郎城東巡檢王從禮迪功郎長沙縣丞權
縣事董陟前去審寔得在崇教寺因患身故
州司以京于崇教寺之側擯殯

老幼春秋曰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人也熙寧
三年登進士第少事王安石喜之章御名為
相京與第卞皆諂事之孟后被廢京草詔無

一言之諫又欲滅劉摯等家族侍御史常安
民言其奸邪京諧逐之紹聖二年卞為尚書
右丞四年林希同樞密院事故京怨御名之
未薦已也遂與御名絕為翰林院學士承旨
交納內侍郝隨劉瑗外戚向宗良等故勢益
牢固元符末諫官陳瓘以四章力彈之殿中
侍御史陳師錫兩章言之以端明殿學士知
永興軍瓘再言其奸儉有滔天之罪偃蹇無
人臣之禮遂落賊提舉杭州洞霄宮建中靖
國初召知開封府惟曲奉權幸堂吏段處約

等私賣恩澤京不敢推治為侍御史孫升兩
章彈之崇寧初遷中大夫尚書右丞俄除右
僕射三年遷左僕射深結宦官探上所欲務
迎合之善書大字宦官軒亭及功德院額名
多京親書姑息堂吏出知州軍變瓌 祖宗
法度不用天下忠正之士自司馬光張商英
蘇軾劉安世而下皆指為元祐奸黨禁錮其
家汲引奸佞之士皆登要路廣營產業以收
復澧中加左銀青光祿大夫四年以收復鄆
御名等四州加司空五年以宮祠罷大觀初
復拜左僕射以康居夜郎之屬納土加太尉
二年拜太師立阻御筆之限以壞封駁之法
務異事功窮極奢侈以蠹國之財賦屢改鹽
法以困民力陰為蠹國害民之政妖人術士
勸之曰吳化公之鄉里也若決水貫之則旺
氣益壯臨平公之父墳也正占龍勢但未有
兩角若立兩塔龍角成矣京盡用其言詐言
欲利民田遂決其水又言欲祝聖壽遂建其
塔專貢声色起土木運花石以媚惑人主之
心而威福大權盡歸于京矣三年彗星見御

史中丞張克公二十一章言其奸邪陳朝老
上言書其罪十四吳執中又言其罪乃罷為
中太一使封楚國公臺諫多再彈之四年詔
京樞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
降為太子太保以楚國公致仕令毀臨平之
塔後為宦官提薦不已政和三年復詔拜京
太師領三省事京陰為壞國之計與蔡崇逆
謀為陳瓘之子正彙來告京怒送正彙沙門
島編管瓘亦責令通判居住諸州問向帝都
者謂之朝天門也京改為朝京門太學三舍
法以貢士退歸者京改為退送皆欲陰合讖
兆張懷素吳儲等謀反為湯東野范寥所告
勘得其寔詞連京開封尹林摠御史中丞余
深力為掩覆之京皆驟遷二人為兩府姪妾
慕容氏等皆封國夫人門吏若王瑜李奎魏
伯初張亮等十人皆為觀察為橫行賜金帶
者數百人名園甲第亞于宮禁諸子皆學士
金紫烜赫子儻尚茂德帝姪拜駙馬都尉自
古執政之盛莫與為比馮浩以為不誅之必
亂天下京怒諧之送若浩循州編管言路遂絕

中興姓氏姦邪錄曰蔡京自政和二年後召拜太師領三省事陰為壞國之計天下大權一歸于己日請上游宴以酒色困之宣和初內侍馮浩力言京必亂天下宜速誅之京怒譖于上編管浩循州至蔡州使人殺之自後言路絕矣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方臘反于浙四方已亂王黼言于上子攸亦屢言京之短乃勒京致仕四年五年河北京東群盜蜂起各十餘萬民被其害者數千里皆京所致也七年復起京領三省俄以目疾罷大金入寇京勸徽宗幸江西京舉族皆行大學士陳東上書言京為六賊之魁靖康初臣僚力言其罪責授中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致仕其子脩姪仍孫衡述徽術皆落賊押歸國本貫臣僚又言京罪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後又言其罪移衡州安置至潭州病卒于東明寺年八十天下士民以不誅之為恨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一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二十五

起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乙酉盡二十
二十九日癸巳

秀水閑居錄曰蔡京四入相崇寧元年拜相
四年罷大觀元年復入三年又罷政和元年
復入宣和初又罷六年冬王黼罷相白時中
李邦彥並拜太少宰未幾京東盜起京黨閔

然以謂宰相望輕乃詔京復總三省許私第
治事三五日一造朝時京已八十目盲不能
書足蹇不能拜跪矣其子條用事凡判筆皆
條為之仍代京禁中奏事于是肆為姦利賞
罰無章黜陟紛紛條外兄韓紹者驟用為戶
部侍郎密與謀議貶逐朝士殆無虛日條每
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附耳與語堂吏抱文
案數十人從之遣使四出誅求探訪喜者令
荐之不喜令劾之中外縉紳無不側目先是
王黼作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市權寵

于是劾之請置宣和庫中置式貢司之分
諸庫如泉貨幣帛服御玉食器用等皆其名
也上自金玉下及蔬茹無不籠取元豐大觀
庫及權貨務見在錢物皆拘撥收椿專事供
進次年四月條惡日著二相不能舉賊條兄
攸發其奸狀京罷條亦被譴是年冬金虜犯
闕得非將亂之兆耶蔡京久在相位植黨擅
權無敢言其罪者惟大觀中再罷政後中丞
張克公一疏及內翰林張閻一劄粗能數其
過惡天下傳誦張克公疏曰臣先嘗論奏前

宰相蔡京罪惡顯著宜加嚴責上答天戒下
慰人心未嘗睿旨施行苟依阿不言非特負
陛下之責天下之人皆有以責之矣義當
竭力不敢但依京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權傾
中外濫錫予以蠹國用輕爵祿以市私恩謂
財利為有餘皆出誕慢務誇大以興事肆為
騷擾援引小人以為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
途以至交通豪民廣興產業役天子將作營
葺居第用縣官人船楸運花石曾無尊主庇
民之心惟事豐己營私之計若是之類其事

非一累有臣僚論列臣更不敢具陳若乃名
為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托言灌
民田而決水以符異化之讖語致妖佞之告
變而繆為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官爵
趙真欲輔之以妖術張大成竊議其姦意駭
動遠近聞者寒心此皆足以鼓惑天下而為
害之大者稽之古人有一于此加必嚴刑而
京兼有之乃獨泰然忽視朝廷無復畏憚人
臣強盛莫甚于茲去歲東南諸路皆罹旱暵
之灾者乃其應也 聖恩寬貸為之保全人

心不平而忿嫉之氣充塞海內星文變異豈無意耶蓋京之罪戾積稔滋久上賴聖德昭格皇天眷祐為宗社之盛福幸天下之生靈于是星文再昭示其意既嘗罷京相消弭于前則正京罪誠有待于今日也雖天之垂象不當其事應而常無所不戒然京之罪未正乃事之最可戒者也始者京再罷相士民稱慶以謂京去朝廷必矣既寵以宮祠又許其致仕賜以蘇州南園尚無去意然以哲廟宴錄未畢猶可為說今書已成而去計杳然

是終不可去也非天有以警悟陛下則人力何能為哉臣聞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天之視聽因民而已君之用刑視天而已臣願陛下順民心以奉天侔天道以用刑暴京罪以釋天下之疑以為人臣之戒則和氣集而災沴消矣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伏望聖慈深察愚衷特賜聽納早降睿旨

張閣行責官詞曰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入臣之姦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憲揚于大庭

大太師致仕上柱國楚國公食邑一萬二千
六百戶食宴封四千四百戶蔡京頃以時才
久膺柄任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衮之崇庶
羞爾庸以弼予治而總秉衆務出入八年事
寢紊于復未謀悉違于初議擅作威福妄興
事功輕爵祿以市私恩錫濫予以蠹邦用借
助姻戚密布要途援引凶邪合成死黨以致
假利民以決興化之水托祝聖而飾臨平之
山豈曰懷忠待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
狂悖之嫌雖僅上于印章犹久留于里第僂

蹇弗避傲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垂星文而
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寧願欲用恩难以屈
法其禡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姑慰群情
尚為寬典於戲上天垂象明罰所以弭灾人
道惡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
可特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楚國公勲封食
邑宴封如故在外任便居住仍放謝辭
陳朝老書曰臣竊觀 陛下即政之初布告
治朝爰立台輔當時群臣在列聳聽以為所
用必奇才也白麻既出天下失望夫蔡京奸

雄悍戾詭詐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處務以鎮壓天下以謂自古人臣惟一切因循苟簡以為治無敢橫身為國建議立事者于是出而銳然更張以謂天下後世無以復加 陛下傾心俯納所用之人惟京為聽所行之事惟京為從故蔡得以恣其姦佞玩弄無所畏忌直欲敗壞而後已現其行法出令徇名失實無以異于兕曹稚子終日嬉戲以塵為飯以木為馘何與于飢飽哉且兕曹之戲已則棄之無有後灾以蔡京之所為求其所欲其

為害豈特一方與當年蓋將徧四方之廣覃萬世之遠而未艾也厥今天下何如哉官爵冗而非材雜進財用竭而妄費無已恩澤濫而僥倖成風科配苛而農民重困學校紛更而士失所業諛佞成俗而上罔聞之是寵擅分人而多侮法錢與物俱重而無術以平之其他害國蠹民誤上罔君未有以指數推其弊之所生良由 陛下任非其人所以致令縉紳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出其門人無所守各懷私恩而不知國家之公議幾成風俗

且爵祿名位天下之公議權臣盜之以值私
黨最為有國有家者之大患况蔡京尤深結
陛下之左右近習之人故此曹為之隱蔽
是以公肆誕謾無敢誰何 陛下漸成孤立
可為寒心幸其解去机務退處祠宮天下之
人鼓舞抃蹈有若更生今既已謝事尚犹安
處上都門闌如市加結內貴其意犹欲覲他
日之復用也平時出入門下之小人恐其去
國失所倚恃旁為之助 陛下何不察歆願
陛下奮乾剛之斷勿貳勿疑置之遠方以

禦魑魅庶以杜絕其望方快輿議臣嘗觀其
所為之事合天下之人舉以為非公論未失
却于勢利導諛成俗無一人敢為 陛下言
者前者之伏蒲戴家皆伏下風各懷芻豆之
愛上下相蒙未以為非臣觀考蔡京之所為
合而言之則其事止于十有四曰誣上帝曰
罔君父曰結奧援曰輕爵祿曰廣費用曰變
法度曰妄制作曰喜導諛曰鉅臺諫曰熾親
黨曰長奔競曰崇釋老曰窮土木曰經遠略
散而言之其事數十萬言豈毫楮所能載臣

久困羈旅不能具紙墨 陛下不以臣不肖
願詔有司給筆札使臣得盡胸中之所言寫
天下是非之寔以告 陛下臣死之日猶生
之年草萊無知輒議國家大事罪合誅夷干
犯天威臣無任瞻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右正言崔鷗劄子臣謹按賊臣蔡京陰蓄異
謀潛窺神器故竊爵賞買天下小人以為朋
黨相與遮蔽人主耳卒致遠夷猖狂直犯畿
甸宗廟震動社稷蕩搖 上皇南巡肅王北
百姓屠滅天下之賊其罪有大于京者乎此

賊 祖宗神灵之所切齒也 陛下安得而
赦之伏望特賜 睿斷斬此姦臣為萬世亂
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又劄子臣謹按賊臣蔡京以奸邪之術誑耀
人主犬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萬于莽之
之奸也制井田更錢幣設六筦造明堂起辟
雍建靈臺頒時令築學舍萬區以誑耀其君
于是卒攘其國而有之而京賊亦用此術其
意安在然莽之腹心不過王舜劉歆等數人
豈如京賊收天下之士以為腹心乎遂至盜

賊蜂起夷狄亂華維宗廟神靈為之震駭然則京賊之罪宗廟神靈之所不赦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聖心獨斷戮此巨姦以為世戒取進止

二十六日庚寅詔解圍太原

詔曰朕惟金賊攻圍太原百五十餘日其勢危蹙惟兵與食最為急務而朝廷于此二者措置殊未有方每于警奏不過督責諸將俾令進師既不益兵又無見糧安能使之必戰既戰又安能使之必克進者屢衄其弊蓋出

于此朕每一念疾首痛心寢不能安食不知味今聞黠虜築壘臨城控扼要害援師不可進糧道不得通勢益危迫卿等宜究心悉力廣加詢謀益兵置糧不吝爵賞以勸用命明其政刑以威不恪須管太原解圍若稍有誤事不惟卿等負朕倚注之意朕于負荷之重亦豈委法以苟私卿等哉

二十七日辛卯解潛自威勝軍進兵屯于南關初諸將議進兵劉韜以東河宣撫副使至隆德府張俊苗傅皆隸麾下與諸將期崇月皆

進王淵與韜出平定軍遼州路解潛折彥質
出威勝軍路張灝折可求出汾州路粘罕在
太原聞援兵至乃多積糧于南関佯若聞潛
至而怯懼者匿強壯兵馬使輕兵守之戒之
曰解潛必自威勝軍先趨南関俟其至則偽
遁潛遣人廟諱探止有輕兵乃以兵趨之金
人皆偽遁潛以為真遁漸遣人運其糧食金
人犹未動已而潛悉遣士卒車馬運糧已裝
載就道而金人之兵衝突而至官軍不敵棄
糧而潰死者相枕藉自此潛不能軍矣

張灝及金人戰于文水縣敗績

張灝者孝純之子也朝廷以為河東察訪使
招河東義勇禁軍五萬由遼州以夾援太原
灝命統制張思政為前鋒遂同折可求到文
水縣上賢村馬村下寨金人每日出沒遇官
軍則偽遁未嘗有勝敗而思政以為不足慮
遂不設備金人忽取別徑至思政失措官軍
遂大敗初朝廷命可求節制麟府路軍馬往
救太原也知麟州楊宗閔告可求曰朝廷命
公解圍未審由何路以入若路出汾陽以步

兵當突騎未見其可願節置建上將之旗鼓
行而聲言救晉假我精騎二萬攻其必救之
所則太原之圍必自解矣可求善其言而不
能用卒至于敗僅以身免可求以便宜陞宗
閔為前軍統制軍馬河東路兵馬鈐轄

傳信錄曰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
遼州西路劉韜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
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
副使察訪使廟諱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
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

特文具耳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
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
師解潛與賊相遇于南関轉戰四日殺傷相
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遼汾
之師皆逗遛不進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
制官張思正復汾水縣已而復為賊所奪余
極為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
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軍由一路進會
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為宣撫判官方欲
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

勅御史中丞張澂追董貫行刑

臣僚上言臣聞事有其失甚微其貽患有丘山之重而不可勝救者廢置誅賞是也請以古事驗之昔漢既誅董卓不及赦涼州部曲李傕郭汜知不免矣激其下以叛遂貽漢室之禍此當赦而不赦之失也唐德宗有涇師之變倉卒出狩或勸取朱泚殺之否則相通為亂將大德不能用涇師得朱泚果稱僭逆遂陷京師賴有良將相與戮力僅能克復此當誅不誅之失也臣切覩董貫以闡臣僕隸

之微盜有兵權幾二十年其壞祖宗軍政開兩河邊患結新造之遠夷棄耶律之旧好禍及華夏至于今不止其過惡誤國在蔡京父子王黼之上然其誅斥獨輕于二人公論固已鬱矣臣為陛下言其大者以消未萌之禍董貫久持內外兵柄陝右諸路道勁兵號曰勝捷陰常蓄養為牙兵以市私恩其督戰也不使之臨行陣特以自衛而已戰而勝則歸功厚賞不勝則擁之以適其賞功之猥濫至數千人皆為將校驕縱飽滿無復聞志

其寔有戰功者皆抑而不賞使西北戰士歸怨朝廷者皆貫縱之使至此也其隨上皇之南狩也貫劫之東下日用券直或旬時犒賜至純用金銀以給之過為優厚冀得其死力朝論詢至今以為疑也臣又覘近日張思正領勝捷餘卒敗于河東疑潰而東歸宣撫副使李弥大執思正而戮之復遣敗亡餘卒赴真定為援將卒疑惧扶其渠首以叛淄青至今震動貽患一方論者恨其遣潰師之遽而誅思正之早也則漢不赦涼州部曲事

之大小雖異其失則同矣臣所謂其失甚微而禍有立山之重者也雖然此已往之失不可復追未然之事尚可蓄也臣聞諸道路山東叛卒文其旗曰負冤勝捷意欲自沂密入兗淮浙萬一聞貫尚在數懷蓄養之恩一旦烏合豈不大為東南之患此臣所以夙夜過計不能無涇師得朱泚之憂也陛下豈得不過為之慮哉况貫自用師持權以來毒流夷夏以無事無罪之民驅之死地所殺傷者不啻數十萬衆緣貫而破產流離者延及四

方之民皆陛下之赤子也今以誅一貫之
身曾不足少謝穹蒼之怒兆庶之怨陛下
尚疑而不忍者此微臣之所不曉也伏望
陛下遣一介之使即貶所正典刑釐其罪惡
以謝天下無辜之民以絕群小懷怨之望又
上言臣竊以謂祖宗垂憲于治安無事之
時殺大臣為當在所戒後世有亂天下危社
稷而不殺之非祖宗之志也况如貫者闖
厲刑餘在祖宗時止堪掃除之役豈真所
謂大臣者哉貫握兵柄幾三十年大奸大惡
不可縷數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壞
太祖皇帝之兵制敗真宗仁宗皇帝之
信誓通萬餘里之小夷殘百餘年之與國虜
后欲歸却其表而不受虜主潛適指其蹤而
使擒契丹舊臣痛入骨髓假手女真俾之報
怨旁結西夏共為敵讐虜騎欲入貫猶趣住
太原虜破忻代即捨太原以歸具舟楫載所
親兵之家屬佩陝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印
浮汴渡江淮而去于是時何有陛下奈何
卒赦之又上言臣謹按童貫以奴隸之資荷

不世之遇浸緣恩寵包藏禍心近者臣僚論其罪惡備載章疏以其養兵于家儲甲于庫有潛謀不軌之兆 陛下寬容姑投海裔今者竊聞有司檢校其家器用復有校椅以青龍首金銀絲背為飾者士論傳駭以謂不軌蹤跡暴白無甚于此臣愚聞之史氏為國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烏莠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貫之誤國召兵幾危社稷兩觀之誅已後天下之後今暴其罪惡復出其不軌之器苟復置之何以為巨

姦元惡之戒奉 聖旨童貫罪有十首荐朱勔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脩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為搖動冊立之時有異語不俟勅命擅去東南差由守不受命東京解圍聞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養死士前項罪不容誅差監察御史張澂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責送宣撫司軍前一行入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指揮送吉陽軍編管見隨童貫子孫仰張澂交割與所在州軍選差官多差

兵級管押前去如在別州軍即移文監司依此施行

二十九日癸巳右武大夫温州觀察使提舉河北西路保甲兼權提點刑獄權真定府李邈除青州觀察使知真定府

是月日遣使與金人元帥皇子二書

宣和錄曰七月某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因專使嘗已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堅死守雖令不從遂至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為

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欲三鎮稅租納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議抑亦為長久之菑諒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即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亮有少礼物具如別幅秋暑尚熾更希保護謹白一七月某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皇子即君比常布問具致悃誠近因使介之旋尤詳御名好之意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雖令不從以致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為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憫傷是用願以三鎮稅

祖納充歲幣方昭大信諒不受于間言將究
遠畲豈自生于細故成長利于兩國在仁人
之立談想惟英聰必能体亮已遣使大金國
相元帥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察有
少礼物具如別幅秋暑尚熾更希保護謹白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王安中臨江軍安置
臣僚上言謹按王安中昨自尚書左丞建節
知燕山府委任之寄重矣借令無才可辦邊

事至如賊勢強弱與沿邊兵食之闕饋運艱
難民戶殘弊衆所共知者自合條具寔狀逐
項奏聞使朝廷灼見利害審定取舍早為禦
備之策而安中畏避童貫專務蒙蔽終不端
言其事數奏祥瑞誣罔諂諛以固寵祿養成
邊患一旦虜騎長驅燕薊覆沒深入畿甸社
稷幾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蔡攸等耳今臣僚
論列以謂行法未盡乞斥諸遠方少為誤國
者之戒雖責授散官復處漢東近地恐公論
不以為允矧以太原被圍師屯未解強虜登

境朔部戒嚴若不恃賞罰公之嚴服物論何
以正其蒙蔽欺君之罪奉 聖旨王安石移
臨江軍安置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一之五十五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
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

第五十一卷

起靖康元年八月三日乙未盡二十
日癸丑

第五十二卷

起靖康元年八月二十日癸丑盡九
月三日丙寅

第五十三卷

起靖康元年九月三日丙寅盡其日

第五十四卷

起靖康元年九月五日戊辰盡十三

日丙子

第五十五卷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五日戊寅盡十

九日壬午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一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

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二

起靖康元年八月三日乙未盡二十日

癸丑

八月三日乙未太宰徐處仁少宰吳敏並罷

以御史中丞李回言章也

徐處仁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

制曰門下番治有要在人主所宝惟賢充位

無聞則朝廷爲用彼相眷予上宰允預政機
謀猷閱着于事功俸免務全于終始誕敷明
命播告多方正議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徐
處仁器質御名寵才能敏邵蚤年治郡素高
黃霸之風晚歲裕民竊陋桑羊之政比疇雅
望列處宰司允籍老成庶殫衆悃矧國步艱
難之日乃廟堂叶贊之時不知黽勉以赴功
相與逡巡而固寵之可否之相濟唯同異之
是聞寇患未寧方寸陰之可惜機會一失恐
駟馬之難追道路流言士夫共嘆覽封章之

引咎其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升祕殿即
宮祠之優逸昭命數之休隆併衍爰田申倍
真賦於戲舊任舊人以共政初朕心豈有意
于遐遺詢黃髮則罔德惟爾躬尚無忘于辰
告往祇予訓其侷眷懷可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一宮使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戶

吳敏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

制曰門下朕嗣承丕緒統御萬邦當論相之
初賴股肱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
聞念久處于廟堂務曲全以侷貌我有明命

颺于大廷通議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
性識靜深器資閑遠高文足以華國鯁論足
以濟時頃 上皇臨朝適歷後臣之選逮眇
躬踐祚首登揆路之崇藉尔孤忠輔予大業
方寇攘之未靖顧宗社之可虞有厝火積薪
之危有垂髮九淵之惧尔乃玩歲而愒月莫
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兩端之鈎刀之一
割稽違使指潛失事机致公議之騰喧亟矧
章而溼邈宜解鼎司之重任就升秘殿之隆
名均逸真祠併昭異數於戲閔勞以事尚素

蘊之可觀益勵乃思想嘉猷之未替祇服休
寵勿怠壯勗可現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依
前加食邑七百戶

唐恪除少宰

制曰門下周室任賢詩雅美甫申之維翰漢
朝論相史官稱丙魏之有聲皆垂希世之名
用起中興之治朕念疆圉未靖輔翼罔功冀
得真才付以樞柄繫生靈之休戚寄社稷之
安危咨尔在廷明聽予告正奉大夫守中書
侍郎建康郡開國公唐恪器識宏遠德履端